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九

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三十一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九

起甲戌明武宗正德九年盡凡八年  
辛巳明武宗正德十六年

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每歲張燈費浮數萬及是宸濠別無奇巧以獻令  
所遣人入宮懸掛多著柱附壁以取新異帝復于庭  
軒間依欄設氍毹貯火藥其中偶不戒遂延燒官殿  
乾清以內皆燼火盛時帝往豹房臨視回顧光燄燭  
天猶笑謂左右曰是一棚大烟火也楊廷和等以宮  
災自劾謂帝避正殿下詔罪己又疏請早朝宴罷躬  
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  
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諸



言官亦各上章極諫  
語皆切至帝不省

## 二月帝始微行

夜至教坊  
司觀樂

發明

人君出入警蹕清道後行體至尊儀至重也  
漢武帝始為微行成帝效之朱子於綱目皆

謹書之以為後鑒而武宗乃狎于羣小日事佚遊  
效富平公子之裝忘柏谷主人之戒其輕宗廟褻  
神器為己甚矣况自此遠踰關塞動輒  
經年其不至見困于豫且者亦天幸耳

以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貴以宮僚舊恩故有是命在  
閣三年無所建白致仕歸

質實

靳貴字允道丹徒  
人歸後二年卒



葬武宗南巡過鎮江親臨其喪命詞臣撰文皆不稱  
旨帝乃自為文祭之按王瓊雙溪雜記云內閣劉忠  
去位楊廷和欲引門生靳貴代之朝廷以禮部尚書  
費宏代貴憾之後讒斥罷宏仍以貴代宏然攷明史  
武宗本紀及明實錄宏以五月丁丑致仕在貴既入  
閣之後並非以貴代宏且宏之去位以却寧王護衛  
之請事見明史宏傳亦非由貴  
讒搆瓊所紀者皆不得其實也

## 夏四月復寧王護衛

初宸濠賄劉瑾得復護衛瑾誅乃論奪會陸完為兵  
部尚書宸濠所素善也遂致書盛陳舊好欲復護衛  
及屯田完答書令以祖制為詞宸濠乃遣人厚結教  
坊臧賢屬錢寧為內主比奏下完即為覆請而以屯  
田屬戶部請付廷議內閣擬旨上竟予之舉朝譁然  
六科給事中高滂十三道御史汪錫等力爭章並下

部久不覿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聞之上疏諫曰  
曩因寧藩不靖英廟革其護衛屯田及逆瑾亂政重  
賄謀復瑾既伏誅陛下又革之正欲制以義而安全  
之耳乃曰驅使之乏人夫晏居深邃靡征討之勞安享  
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乏人且王暴行大彰剝  
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賴廣行劫掠至舟航斷絕  
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恐不逮顧可  
縱之加恣假翼于虎乎貢獻本有定制乃無故馳騁  
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況今海內多故天變未息  
意外之虞實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其獻  
謀之人逐彼傾事之使宗社幸甚時宸濠黨援甚衆  
疏入人咸危之帝但責其妄言而已完迫于衆論乃  
請納諫官言質實

汪錫仁和人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

帝竟不聽

五月賞宏罷

錢寧方寵于帝最用事宏不與通寧時有所關請鮑宏以綵幣珍玩峻却之寧慙且恚宸濠之謀復護衛屯田輦白金鉅萬徧賂朝貴寧及陸完主之宏從弟編修寀其妻與宸濠妃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入朝完迎謂曰寧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之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拂然曰公自任之中官濟奏至閤宏極言不當予既而竟俞所請于是宸濠與寧合而搆宏寧數傾宏事無所得以御史徐珊嘗劾宏當國家宜引避不得畱翰林寧遂以此謂于帝責宏陳狀宏自伏乞休命并寀致仕寧遣騎伺宏後抵臨清焚其舟資裝盡燬宏歸杜門絕客宸濠復求與通宏謝絕之益怒會宏族人與邑奸民李鎮訟宸濠陰令鎮賊宏鎮遂據險作亂率衆攻費氏執所與訟者支解之發宏先人塚毀其家却掠遠近衆至三千人宏馳使懇于朝下巡撫孫燧按狀始遣兵勦滅質實史乘攷誤寧庶人之

貴鉛山持正不肯予而楊新都梁南海輩畏禍而莫敢主持新都為首輔其罪有不容辭者第不得以汙名鑣之耳雙溪雜記謂大璫乘廷試讀卷日獨請楊師傳八票旨其為讐口無疑第楊用修丹鉛雜錄謂為新都丁憂以後事則又誤之甚矣護衛之復乃正德九年四月丁酉而新都聞父春喪在十年三月丙申今欲他諉其可得乎余珊桐城人孫燧字德成餘姚人

遣右都御史彭澤提督甘肅軍務經理哈密

莽肅爾霸提哈密公然投進效書彭澤奉命經理即當督勵將士恢復故城使之震警國威不

土爾番既據哈密復遣使赴甘肅言已雅濟不能守國故遣將代守乞犒賜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畧大學士楊廷和等交薦澤澤久在兵間厭之以家于蘭州遂藉鄉土為辭且引疾推璋及仇鉞可任帝復優詔慰勉乃行澤未至賊遣兵分掠赤斤苦峪諸衛聲言與我金帛數萬即歸城印澤

敢再行蠢動即  
或改圖向化亦  
必俟其誠心款  
服方可為代請  
祈恩乃聲言得  
賂歸城即遣人  
以幣帛酒鎗先  
行往賂藥國體  
而啟戒心莫此  
為甚及偽還城  
印澤又不親往  
審察輒以為難  
事已平奏聞赴  
召更屬欺罔之  
尤比莽肅爾狡  
黠自如再邀重

抵甘州謂番人嗜利可因而款也遣通事馬驥諭還  
侵地及王當予重賞莽肅爾為許之澤即使舍音和  
珊以幣二千銀酒鎗一往賂未得報澤輒奏番酋悔  
過效順事已平帝即召澤還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  
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初兵部缺尚書廷臣共推澤  
而王瓊得之且陰阻澤言官多劾瓊由是有隙澤又  
使酒常凌瓊復時謾罵錢寧瓊以語寧寧未信瓊  
乃邀澤飲匿寧所親屏間挑澤醉罵寧聞大怒遂與  
瓊偵澤事欲共傾之舍音和珊者素桀黠雖為哈密  
臣居肅州陰通莽肅爾為之耳目據城奪印皆其謀  
澤不知而遣之及澤還已雅濟迄不得返和卓塔濟  
迪音亦不肯退復要重賞始以城印來歸而已雅濟  
畱如故會舍音和珊與莽肅爾忽有隙莽肅爾欲殺  
之大懼求和卓塔濟迪音為解許賂幣千五百匹期  
至肅州畀之且陷之入寇曰肅州可得也莽肅爾喜  
令其婿瑪哈穆特等俱隨入貢以覘虛實且徵賂時

賞而已雅濟仍  
被羈留終不能  
得其要領實澤  
之苟且集事有  
以致之厥後澤  
則奪之由雖因  
王瓊私心報復  
然坐以誣妄停  
國澤又豈能自  
為解免乎

李昆代趙鑑為巡撫慮化變羈其使甘州而驅舍音  
和珊出關懼弗去和卓塔濟迪音有弟曰和卓繳哲  
爾亦克貢使偕來為所羈和卓塔濟迪音聞之怒復  
奪哈密城請莽肅爾移居之分兵據沙州擁萬騎寇  
嘉峪關遊擊芮寧與叅將蔣存禮都指揮萬榮王琮  
各統兵往禦寧以七百人先遇寇寇悉眾圍寧而分  
兵綴諸將寧軍盡沒遂薄肅州城副使陳九疇固守  
先絕其內應下舍音和珊于獄寇知事洩慮援兵至  
大掠而去朝廷初聞番眾入寇復命澤提督三邊軍  
務率師西征而寇還至瓜州為副總兵鄭廉所敗又  
與衛拉特相攻力不敵移書求款澤罷行尋乞骸骨  
歸事在十二年五月澤既去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  
詰增幣者主名錢寧從中下其事大學士梁儲等持  
之乃已舍音和珊之以內應繫獄其黨實已伊克被  
捶死及事平械舍音和珊赴京下獄實已伊克子旋  
以入貢至京探知王瓊欲傾澤遂訟父寃法司行甘

肅訊報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勘明年  
還報無所引瓊怒劾澤誣妄辱國斥為民坐昆九疇  
激變逮下吏昆謫官九疇削籍澤材武知兵然性疏  
濶負氣其經畧哈密事頗不當瓊與寧因交齟之乃  
得罪又明年舍音和珅減死蜚緣寧入豹房與實巴  
伊克之子俱侍帝左右帝悅之賜國姓授錦衣指揮  
而莽肅爾自肅州敗後屢求通貢不得十五年歸先  
所掠將卒及巴雅濟家屬復求貢廷議許之而已雅  
濟終質實趙鑑字克正壽光人馮時雍交河人王瓊  
不還質實字德華太原人李昆高密人陳九疇字禹  
學曹州人○瑪哈穆特舊作馬黑木和卓繼哲爾舊  
作火者撒者兒實巴伊克舊作失拜烟客今並改

## 六月詔自今言事黜謫者毋復用

兵部員外郎韓邦靖言廷臣頃因災變極陳闕失未  
見聽納前後以言獲罪者未蒙召用乞開延攬採澤

之門以收人心帝怒下邦靖  
質實韓邦靖字汝  
錦衣獄黜為民乃有是詔  
度朝邑人

秋七月小王子犯大同宣府

先是詣達別部額布勒與小王子仇殺額布勒竄西  
海阿爾托蘓與合逼脅洮西屬番屢入寇巡撫張翼  
總兵王勛不能制漸深入邊人苦之尋擁眾來川遣  
使詣翼所乞邊地駐牧修貢翼啗以金帛令遠徙額  
布勒遂西掠烏斯藏據之自是洮岷松潘無寧歲小  
王子亦數入寇殺掠尤慘以五萬騎攻大同趨朔州  
掠馬邑帝命仇越統兵禦之戰于萬全衛斬三級而  
所失亡十倍以捷聞時八年夏五月也至是敵連營  
數十寇宣大塞而別遣萬騎掠懷安總制叢蘭告急  
命太監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壬為大將協蘭  
守禦京師戒嚴已而敵踰懷安趣蔚州蘭等預置毒  
飯于田間如農家餉而設伏以待敵至中毒伏猝發



多死者。**質實**

西海方輿紀要在西寧衛西三百餘里亦曰儂海。鄜道元水經注古西儂之地。

亦曰青海。亦曰鮮水。海亦曰允谷。鹽池。西海。則其總名。海方數百里。案西寧衛今為西寧府。洮西。番屬。明一統志。洮西在洮州衛三十里。洮河至初冬水凍。凝結。俗呼為珠子凌河。河西皆番人所居。稱洮州十八族。懷安。漢上谷郡地。唐置懷安縣。屬新州。明改置衛。今仍為縣。屬宣化府。張翼介休人。○額布勒舊作亦卜刺。阿爾托蘇舊作阿爾禿。今並改。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京師地震

是月十五日  
日己也

九月謫編修王思為三河驛丞

帝常喜觀搏虎一日虎迫帝江彬趨撲乃解帝戲曰  
吾自足辦安用爾至是復以狎虎被傷踰月不視朝  
思疏言孝宗皇帝子惟陛下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  
重近者虎逸于柙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  
即位以來于茲九載朝宇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  
曠于問安經筵倦于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  
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  
之欲日進好惡由乎喜怒政令出于多門紀綱積弛  
國是不立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  
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至于荒志廢業惟  
酒為甚陛下露處外宮日酒于酒廡養雜侍禁衛不  
嚴即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  
畱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遠質實三河驛在潮州府大  
埔縣西今有巡司為

縣巨鎮王思字宜  
學太保直曾孫

冬十一月廢歸善王當洹為庶人當洹自殺

初流賊攻兗州當洹帥家衆乘城取護衛弓弩射却賊降救獎諭遂以武健聞數與卒袁質舍人趙巖校射質巖家東平武斷為鄉人所惡同里吏部主事梁穀少不檢頗倚質等為助既貴厭苦之又與千戶高乾有怨會有銜質巖者誑穀云質巖且為亂穀心動因並指乾等告變于楊一清兵部議以大兵駐濟南伺變而當洹父魯王陽鑄入長史馬魁譖言當洹結質巖欲反虞禍及奏于朝帝遣司禮太監溫祥大理少卿王純等往按問圍當洹第索其兵械則前射賊弓弩半敝讞穀所指皆平人魁懼事敗乃諷所厚陳環及術士李秀佐證之復以書及賄抵鎮守太監畢真使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以實對以書賄事為真

所發于是御史李翰臣劾穀魁誣罔宜即訊近倖方欲邀功責翰臣為叛人掩飾下之獄謫德州判官而釋穀等不問御史程啓充疏言穀魁鼓煽流言死不蔽罪縱首禍而謫言者非國體不報廷臣議當汙罪卒無所坐以藏護衛兵器違祖制廢為庶人成質等肅州所連逮多瘐死魁坐誣奏斬中官送當汙之高牆當汙大慟曰冤乎質實當汙魯莊王陽鑄幼子王觸牆死聞者傷之

純字希大慈谿人李翰臣

大同人程啓充字以道四川嘉定州人

發明

趙巖袁質隸卒賤人耳而當汙與之善其武斷鄉曲亦未必不倚藩府為聲勢當汙豈得

為無過然不過交遊之濫誣以作亂初無實據而兵部張皇其事即議駐兵伺變遂至馬魁挾怨而售譖魯王懼禍以証子迨按問無狀讞訊已明當汙卒無所坐之罪而以射賊既赦之弓弩撫拾以

斷斯獄在近倖貪功而樂禍固不足深責彼廷臣  
既正魁罪則已為當沍昭雪其誣而復廢為庶人  
仍使含冤而死於非命  
豈得謂持讞之平哉

### 十二月營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工部奏營建宮室庀材鳩工計直白金百萬兩請均  
賦于民歲徵十之二恐徵輸不及暫于內帑借其半  
以給用帝終不欲假用內帑乃于一歲  
中盡徵之于是催科旁午海內騷然矣

### 乙亥 十年春正月帝有事于南郊逮暮成禮

是日漏下二鼓帝始還宮楊廷和等疏諫兵科給事  
中王良佐言尤切曰郊廟之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  
散齋致齋有常期有專所當祭之日夙駕而往行禮  
之際無貳爾心期昭假也邇者正月初五日躬祀太

郊祀鉅典田燭  
宿供固以備嚴  
夙駕質明行事  
始足抒昭格之

誠武宗恣情怠  
荒昧於夜旦大  
禮昏暮始成全  
不以敬天為念  
雖升壇柴燎亦  
必以惰氣乘之  
蔡慢孰甚焉昔  
齊東昏于元會  
至暮受朝始譏  
前史武宗並且  
蔑視明禋不幾  
况而愈下乎

廟薄暮方出行禮則登獻夙戒之饌不將敗惡與祭  
敵敵之容不寢懈怠者寡矣初十日郊祀初七日當  
誓戒臣等導駕與百官具朝服候至夜漏下忽見執  
駕之人一呼而散宿衛之士羣噪而奔臣等佇集左  
掖昏暗傳聞免朝不知旨從何出惶懼失措徘徊  
久之至初九日車駕當臨齋宮百官莫不晨趨以俟  
乃薄暮方往倉猝至壇行禮行禮甫畢旋即下營臣  
愚不知陛下此行果事天耶抑遊幸也及次日駕還  
復至夜分城門失啓閉之常禁閤縱馳騁之樂一切  
非時與制矣又凡令節大朝賀每至昏暮而司晨之  
官尚報卯時傳之四方所損非細乞自今祭祀朝賀  
之期經筵講書之候起居寢興之節務各及時遵制  
舉行則事天事祖與百凡綱質實王良佐夷  
紀無不畢張天下幸甚不報陵州人

民間訛言選女入宮

御史張翰言旬日以來民間相傳謂朝廷欲博選女子以充後宮凡有女之家未字者不擇壻而配及笄者不備禮而成甚至藏於嫫蠡之家致惟薄之議京師如此傳之天下驚疑益甚上虧聖化下戮彞倫乞敕禮部榜諭以解萬民之惑不報尋有無賴子數輩挾二媼為媒氏乘夜猝入李姓者家強舁其女以去次夕復強舁祁氏女不從相詬爭為邏卒所獲詰其名乃蔡明馮玉吳綱安亨也錦衣衛以聞詔悉以付獄仍令都察院禁質實

張翰遼東唐寧後屯衛人

夏四月下江西副使胡世寧于獄

時宸濠驕橫有異志皆莫敢言世寧憤甚上疏曰江西之盜勦撫二說相持臣愚以為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勦如是而已顧江西患非盜賊寧府威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

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廩地採辦擾旁郡  
蹂藉徧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為盜臣下畏禍多  
懷二心請于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人或別選  
公忠大臣鎮撫敕王止治其府毋撓有司以靖亂源  
銷意外變章下兵部尚書陸完議專委諫計賊情勦  
撫之宜至所言違制擾民疑出偽托宜令王約束之  
報可宸濠聞大怒列世寧罪徧賂權幸必殺世寧章  
下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士實宸濠黨也與左都御史  
石玠等劾世寧狂妄治命未下宸濠奏復至指世  
寧為妖言乃命錦衣官校逮捕世寧已還福建按察  
使聞之即間道走京師自繫都察院復奏其畏避掩  
飾得旨下鎮撫司拷掠于是御史徐文華言世寧之  
論寧府非特為朝廷亦為寧王慮也安有所謂妖言  
誹謗離間懿親者耶寧府隱蔽之事宜惟世寧知之  
痛之憂之中外之臣亦知之痛之憂之矣但人多顧  
忌而世寧則忠于謀國耳乃以忠獲罪始令御史逮



繫復令官校捕解世寧恐懼間闕赴訴其情蓋有難  
于顯白者夫人臣上為國家下為宗室發憤畢誠圖  
畫安危言適啟其口而災旋逮身亦可哀已此見寧  
王乞護衛則予護衛乞屯田則予屯田凡璽書之褒  
嘉恩禮之稠疊諸宗藩未能或之先也威勢日以張  
大失今不戢容有紀極乎江西之臣畏其隱禍莫敢  
顯言世寧一言及之寘之重法異日誰復敢為陛下  
言者臣以為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  
長宗藩之威招意外之虞皆自今日始可不為寒心  
哉乞履霜謹始曲賜優容庶遠僭逼之嫌全治安之  
體不聽世寧于獄中三上書言宸濠逆狀卒不省繫  
歲餘言官程啟充等又交章救楊一清以危言動錢  
寧乃論謫戍居質實石玠字邦秀藁城人徐  
三年宸濠果反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

閏四月以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一清再推內閣不用及是  
楊廷和以憂去遂以一清代之

# 冬十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斯藏

左右言西域僧人能知三世帝欣然欲見之考永宣  
間侯顯入番故事命中官劉允乘傳往迎閣臣梁儲  
等言祖宗朝雖嘗遣使西番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  
導愚頑鎮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  
止因其來朝厚加賞賚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  
忽遣近侍往送幢幡朝野聞之莫不駭愕而允奏乞  
鹽引至數萬動撥快馬船至百艘又許其便宜處置  
錢物勢必攜帶私鹽騷擾郵傳為官民患今蜀中大  
盜初平瘡痍未起在官已無餘積必至苛斂軍民鋌  
而走險盜將復發況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數萬之程  
道途絕無郵置人馬安從供頓脫中途遇寇何以禦  
之虧中國之體納外番之侮無一可者所齎敕書臣

等不敢撰擬帝不聽禮部尚書毛紀都給事中葉相  
御史周倫徐文華等並切諫亦不聽允行以珠琲為  
幡幢黃金為供具賜其僧金印犒賞以鉅萬計敕允  
往返以十年為期所攜茶鹽以數十萬計允至臨清  
漕艘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購艫相連二  
百餘里至成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  
不足取旁近數十驛供之治入番器物估直二十萬  
守臣力爭減至十三萬工人雜造夜以繼日居歲餘  
始率將校十人十人千人以行越兩月入其地番僧恐  
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將士怒欲脇以威番人夜襲  
之奪寶貨器械以去將校死者二人卒質實天全六  
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善馬疾走僅免番唐宋  
時皆為羈縻之域隸于雅州元置碉門魚通黎雅長  
河西寧遠等處宣撫司屬吐番等處宣慰司後改六  
番招討司又分置天全招討司明初合為天全六番  
招討使司隸四川都司今改天全州屬雅州府峽江

方輿紀要由瞿唐而下謂之峽江峽江兩岸重巖疊嶂蔽日隱天至于夏水長陵沿沂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遇風不能及也錦官驛在成都府城東毛紀字維之掖縣人葉相江都人周倫崑山人

發明

永樂中令侯顯輩持節入番意在招徠異域顧中官奉使遐邇實有傷於國體乃武宗惑

近習荒誕之言轉欲援為故事俾劉允遠迓西僧宣非成祖作法于涼有以貽之口實耶然侯顯之使番僅齎書幣以往還壯士健馬護行而已而允則供具不貲庫金無算甚至百艘並下漕阻臨清十驛難容郵增蜀道騷擾之害于茲極矣且烏斯藏距四川馬湖府止千五百餘里何遂往返以十年為期此必中官欲盛治資裝故極稱遼遠以聳聽卒之寶貨器械適足啟番人潛襲之謀耗中國

以取侮外藩蓋未  
有甚于此役者也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是日車駕當出視郊祀牲禮部請改次日因言視牲  
乃郊祀之始日食乃天變之徵今大禮將舉忽遭此  
變上天示戒亦昭然矣伏望順承天意益加敬畏自  
茲以往皆郊祀之所有事起居必以其道出入必以  
其時一遵祖宗典訓而慎行之至于朝賀燕享  
亦莫不然則天心感格災變不足弭矣不納

下寧波知府瞿唐于獄

先是浙江市舶太監崔珪藉貢物擾民為唐所裁抑  
奸民附珪為惡唐執而笞之尋病死珪奏唐阻格貢  
獻笞殺所遣人帝怒逮下鎮撫司獄拷治巡按御史  
趙春等交章救之給事中范珣亦言唐被逮日軍民

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不聽帝方寵任宦寺勢甚恣  
中外官與抗者為所誣陷輒得罪時太監在浙者凡  
四人瑄王市舶王堂為鎮守晁進督織造張玉管營  
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僉事韓邦奇疏請禁止堂亦  
奏邦奇阻格下獄有工部主事王鑾出轄徐沛牘河  
織造中官史宣過其地索輓夫千人沛縣知縣胡守  
約給其半宣怒自至縣捕吏鑾助守約與抗宣奏于  
朝逮繫獄宣在鳳陽列黃梃二于騶前號為賜梃每  
以杖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御史張士  
隆劾奏之又劾太監廖堂姪鎧奸利事其黨見疏大  
恨遂合搆以陷之御史張經出按宣府發鎮守太監  
于喜貪肆狀為喜所訐皆先後逮治于是給事中徐  
文溥言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庵寺一言旗校絡繹於  
道途搢紳駢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瑾  
亂政於內今數瑾縱橫於外乞治瑄等誣罔罪帝終  
不省己而唐謫高明知州邦彥斥為民守約罷官鑾

輸贖士隆謫晉州判官經謫安寧知州

質實

安寧州古滇國螳螂州地漢為益州郡之連然縣唐

武德初改置安寧縣天寶初陷于蠻後為蒙氏段氏所據元取其地立安寧千戶所後改州明屬雲南府

今因之翟唐字堯佐長垣人趙春巴縣人范珣天台人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王鑾字廷和大庾人張士

隆字仲修安陽人

張經興州左衛人

丙子十一年春正月朔帝御奉天殿受朝賀逮暮成禮

御史程啟充言自古帝王勤惕匪懈所以畏天命收人心勵臣工威蕃服也今正旦令節文武羣臣及外蕃之使待漏入賀迄百而後禮成迨散朝則夜久矣枵腹之衆奔趨赴家前仆後躓互相蹂踐有將軍趙朗者竟死禁門其他臣僚失簪笏毀衣裳至以得生相慶午門左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僕求其主喧若

市衢玩莫甚焉郊祀在邇駕出有期伏望  
屏棄宴遊益崇敬畏以肅臣民觀瞻不報

### 三月以馬昂為右都督

昂初為延綏總兵官以驕橫奸貪劾罷有女弟善歌  
能騎射嫁指揮畢春有娠矣昂因江彬奪歸進于帝  
召入豹房大寵傳陞昂右都督弟昺最並賜蟒衣大  
璫皆呼為舅賜第太平倉東熏灼動京師都給事中  
呂經等言陛下果為皇儲之圖自宜博選世族使備  
嬪御奈何溺卑污以自棄且聞昂及諸子弟出入宮  
禁肆無忌憚應對左右殊乏臣禮又樹立徒黨以為  
羽翼小人之情無厭失今不治後悔何及伏望將昂  
顯示誅戮并斥所入孕婦庶幾人言可息御史張淮  
徐文華等亦以為言未報都給事中石天柱上疏曰  
臣等請出孕婦未蒙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遂立為  
己子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



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奸計謂陛下亦為之耶天位至尊神明之胃尚不易負荷而況么麼之子借使以陛下威力成于一時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業與他人乎内外大臣肯俯首立于其朝乎望急遣出以清宮禁消天下疑卒不報帝每從數騎過昂飲一日飲酣召昂妾昂以妾病辭帝怒而起昂懼復結太監張忠進其妾杜氏遂傳陞吳都指揮景儀真守備昂喜過望又進美女四人謝恩然馬氏寵後亦漸衰質實

呂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張淮南皮人石天柱字季瞻岳池人

## 夏大旱

命定國公徐光祚會昌侯孫銘新寧伯譚佑禮部尚書毛紀以禱雨祭告天地杜稷山川及城隍之神時四月丁巳也給事中徐文溥偕同官上疏曰頃者因災旱禮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謂關朕躬者皆已知

之臣惟茲一念之誠足以事上帝迓天休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為貿易皇店不以罔財還邊兵于故伍斥番僧于外寺毋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乎後宮馬昂梟獍之族盡奪其兵柄傳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汰倉局門戶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慎名器則陛下所謂闕朕躬者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為福者未之有質實徐光祚中山王達六世孫孫銘會昌也報聞侯繼宗之子譚佑新寧伯裕之弟

# 五月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人充海戶

月給米人三斗時自宮未錄者尚數千人復扣禮部門求錄用令遂歸原籍再至京奏擾者罪之然卒不

能禁  
絕也

# 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大夏忠勤懇篤遇知孝宗忘身殉國于權倖多所裁抑故深見嫉于小人既復官致仕清軍御史王相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請復廩隸中官用事者終嫌之不許大夏家居教子孫力田謀食稍贏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為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嘗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及是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先是大夏為劉瑾陷被逮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赦歸有門下生為巡撫者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為尚書家引之登堂即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久矣安南

使者入貢曰劉尚書戍邊今  
安否其為外國所重如此

秋八月大學士楊一清罷

時義子錢寧用事一清以災異陳時政中有狂夫惑  
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籬之  
托語譏切近倖帝弗省寧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  
人于帝前為蜚語刺譏一清寧又嗾武學生朱大周  
許一清前任吏部考察不公吏科駁大周誣罔大周  
再上書醜詆一清吏部以其撓銓制傷國體乞下法  
司究治寧從中主之詰責吏部互相掩飾令陳狀戶  
科都給事中周金等上疏曰考察內外官皆吏部會  
同都察院奉命舉行此累朝故事也問刑條例備載  
考察被劾之人不得挾忿撫拾大周前後具奏瀆亂  
宸聰開羣枉之門闢僥倖之路據其肆言無忌必有  
主使之入舞亂國經未有若是之甚者請嚴鞫大周

以為將來之戒御史陳軾等亦以質實錢寧用事明為言皆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倭倖傳初寧

曲事劉瑾得幸于帝性獯豸善射拓左右弓帝喜賜國姓為義子傳陞錦衣千戶瑾敗以計免歷指揮使掌南鎮撫司累遷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言無不聽其名刺自稱皇庶子引樂工戚賢西域人于永及諸番僧以祕戲進請于禁內建豹房新寺恣聲伎為樂復誘帝微行帝在豹房常醉枕寧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寧寧來則知駕將出矣太監張銳領東廠緝事橫甚而寧典詔獄勢最熾中外稱曰廠衛司務林華評事沈光大貶華一級錦衣千戶王注所奏逮下錦衣獄點光大貶華一級錦衣千戶王注與寧暱槿人至死員外郎劉秉鑑持其獄急寧匿注于家而屬東廠發刑部他事尚書張子麟亟造謝寧立釋注乃已廠衛校卒至部院白事稱尚書子麟輩曰老尊長太僕少卿趙經初以工部郎督乾清宮工

乾沒帑金數十萬經死寧佯遣校尉治喪迫經妻子  
扶視出姪妾帑藏悉據有之中官廖堂鎮河南其弟  
錦衣指揮鵬肆惡為巡撫鄧庠所劾詔降級安置鵬  
懼使其嬖妾私事寧得畱任寧子永安六歲為都督  
養子錢傑錢靖等俱冒國姓授錦衣衛官念富貴已  
極帝無子思結強藩自全遂黨寧王宸濠遣人往宸  
濠所有異謀諷宸濠數進金銀玩好于帝謀召其世  
子司香太廟為入嗣地又以玉帶綵紵附其典寶萬  
銳歸詐稱上賜凡宸濠所遣私人行賄京師皆主伶  
人臧賢家由寧以達帝左右周金字子庶武進人陳  
軾應城人

以王守仁巡撫南贛汀漳

南贛地連閩廣山谷深阻盜賊易為巢穴陳金俞諫  
先後討之稍戢不數年復嘯聚作亂謝志山據橫水

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洴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  
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大帽山賊詹  
師富等又起于是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千餘里  
皆亂前巡撫文森稱疾兵部尚書王瓊劾罷森薦守  
仁才遂自鴻臚卿擢右僉都御史以代之○初守仁  
既謫龍場驛丞地在萬山中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  
導夷人悅服相率伐木為屋以居之質實橫水左溪  
瑾誅後量移廬陵知縣累遷鴻臚卿方輿紀要  
南源水在南安府崇義縣西南五十里出南源山東  
流北折合縣東南六十里之西符水蓋南源為橫水  
西符為左溪一云左溪即汀水亦曰鄞江在汀州府  
長汀縣東源出寧化下流至廣東大埔縣入海桶岡  
在崇義縣西二百餘里接湖廣柳州界洴頭山在惠  
州府和平縣北六十里亦曰和平崗綿亘深遠接江  
西龍南縣境最北近龍南者為上洴在岑岡者為中  
洴最南者為下洴大庾漢南埜縣地武帝遣將庾勝

討南越築城于此有大庾城之名隋因置大庾鎮唐  
升縣明為南安府治樂昌漢曲江縣地梁置梁化縣  
隋改樂昌明屬韶州府廬陵漢縣後漢改西昌隋復  
曰廬陵明為吉安府治今皆因之池仲容亦曰大髻  
文森衡  
山人

# 南京地震

是月十九  
日戊辰也

以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冕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及是入  
閣明年改武英殿兼太子太傅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祀南郊遂獵于南海子



初帝好佚遊然猶慮外廷知至是從近倖言乃于月  
之戊寅召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己丑郊竣將幸南  
海子觀獵大學士梁儲等暨廷臣極諫皆不聽及期  
速歲祀事遂往政文武大臣扈從者不許入既晡始  
令歸候承天門夜半駕還宮御奉天殿行慶成禮  
以所獲犀麋鹿兔賜府部大臣暨翰林科道官

## 二月增設陝西織造中官

給事中任忠言陝西地瘠早寒民多穴居衣皮鋪藿  
無他生計況沿邊郡縣屢遭寇掠耕牧曠廢其腹裏  
不被兵者又以調集士馬輓運芻糧亦皆疲敝楚麥  
槁于春夏苗稼盡于雪霜逃竄流移十室而九近復  
遣中官往監織造費輒數萬催督峻急民不堪命夫  
鳥窮則啄獸窮則攫臣不勝意外之憂民或啄以攫  
也疏入不報尋以兩淮浙江四川質實任忠崑  
河東鹽課給陝西充織造之用

夏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紀前在禮部以帝遣使烏斯藏再疏切諫不報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儲嗣未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改理誥勅掌詹事至是靳貴致仕去遂代入閣同列皆倚重之

六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江彬欲擅權數導帝遠遊使諸倖臣不得近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警瞬息馳千里何鬱鬱居大內為廷臣所制帝然之遂將出關幸宣府巡關御史張欽上疏諫曰此者人言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度陛下非漫遊蓋欲親征北敵也不知敵人猖獗但可遣將徂征豈宜親勞萬乘英宗不

江彬因武宗荒嬉無度覲其所好導以佚遊止國避衆擁權而不顧置其君于險地坐令萬乘之尊急裝微服踰塞經時又多

方茲感使之流  
連忘返其情實  
為巨測武宗逆  
而不悟悞詠獨  
行甚至索婦良  
家或歸樂妓失  
德無所不至彬  
雖旋伏刑誅而  
武宗之貽笑千  
秋豈能掩乎

聽大臣言六師遠駕遂成己己之變夫匹夫猶不自  
輕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蹈不測之險況今內無儲  
貳國家多事甘肅有土番之患江右有羣賊之擾淮  
南有漕運之艱已蜀有採辦之困京畿諸郡夏麥少  
收秋潦為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警長驅觀兵絕  
塞臣竊危之已聞朝廷切諫皆不納復疏言臣愚以  
為乘與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  
涉險阻兩宮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  
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死以負陛下  
疏入不報至是帝急裝微服出德勝門幸昌平傳報  
出關甚急欽命指揮孫璽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  
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我  
與君今日死生之會也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天子  
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土  
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死且不朽頃之帝召  
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嵩嵩謂欽曰吾

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關門下曰  
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  
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  
而後有車駕之音羽旄之美令寂然一不聞輒云車  
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  
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  
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達使者復來欽仗劍叱  
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為帝言張御史幾殺臣帝  
大怒顧錢寧為我逮捕殺御史會梁儲蔣冕毛紀追  
及于沙河請帝歸京師帝徘徊未決而欽疏亦至廷  
臣又多諫者帝不得已乃自昌平還意殊怏怏又二  
十餘日欽巡白羊口帝復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  
房民舍遂疾馳出關數問御史安在欽聞追之已不  
及欲再疏諫而帝使中官谷大用守關禁毋得出一  
人欽感憤西望痛哭帝至宣府彬先為帝建鎮國府  
第悉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

武宗身居九五  
乃艷慕人臣爵  
號忽假名降敕  
自封冠履蕩然  
莫辨實千古未  
有奇聞且以至  
尊而下齒臣工  
體統之凌夷已  
甚名不正而言  
不順徵兆實屬  
不祥較漢成帝  
之稱張公子唐

索婦女帝大樂之  
忘歸稱曰家裏

質實

沙河昌平州志沙河河北店距  
州二十五里南店距州二十

七里羊房堡名在青邊口西  
南張欽字敬之順天通州人

##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時自宣府至陽和所駐蹕稱軍門凡有徵發概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行之尋命戶部發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尚書石玠持不可帝弗從乃輸其半

## 冬十月小王子入寇帝自將禦之

先是帝在陽和間小王子帥五萬騎駐遼將入寇帝喜雄畧得自見遂命大同總兵官王勛副總兵張輓遊擊陳銓孫鎮軍大同城遼東叅將蕭濞軍聚落堡宣府遊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叅將楊玉延綏

莊宗之稱孝天下誠妄更甚乃  
竟得保有宗祧  
豈以孝宗遺澤  
未泯故不致遂  
臻淪覆耶

叅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巒軍平魯遊擊周政軍  
威遠時九月戊戌也至是月辛丑寇分道南下勛等  
率所部禦之帝命春渾往援政巒及叅將麻循高時  
統敵後夾擊又調宣府總兵官朱振叅將左欽等俱  
會陽和叅將江桓等為之策應越四日甲辰勛與敵  
遇督軍步戰寇南循應州而去明日勛等復遇敵於  
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殺傷頗相當薄暮敵騎  
傍東山去既而分兵圍勛等比曉天大霧圍解勛等  
入應州城巒及都指揮徐輔兵至明日勛等出城大  
戰時春渾等兵亦至寇復以別騎迎敵官軍不得合  
帝乃率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江彬等兵自陽和  
來援衆殊死戰敵稍却諸軍乃得合日暮即其地為  
營乘輿止焉明日敵來攻帝復督諸將禦之自辰迄  
酉戰至百餘合敵退引而西帝與諸將躡敵後至朔  
州邊會大風霧晝晦官軍亦疲困遂還是役也斬首  
十六級官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

乘輿幾陷勳等以捷聞於朝

質實

聚落堡在大同府東六十里天順三年築城周三里天城衛在

大同府東北百八十里東南至蔚州百五十里洪武三十一年置今改天鎮縣屬大同府平魯衛在大同府西二百五十里今改平魯縣屬朔平府應州五代唐分雲州地置應州並置金城為應州治洪武初省縣入州屬大同府今因之

十一月召楊廷和復入閣

先是十年三月廷和以父憂歸及是服闋召之還朝既至疏請迴鑾不報復與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谷大用扼關門不得出乃還

戊寅  
十三年春正月朔帝在宣府

文武羣臣於奉  
天門行遙賀禮

# 振京畿饑

給事中邵錫言自去年而水為災順天保定河間被  
害尤甚真定大名等五府次之人民艱食餓殍盈路  
流移不止盜賊將起非細故也陛下軫念災傷既發  
戶部金及德州倉糧遣郎中二人振濟竊恐待哺者  
衆所發不足供所需郎官權輕無以督率羣吏請別  
遣重臣增給銀穀以往其稅糧物料仍乞例外蠲免  
以蘇民困帝可其奏乃遣僉都御史李鉞督振而敕  
巡撫李瓚臧鳳撫卹真定等府饑民乏耕種具者官  
為補助是年二月留廬鳳淮揚徐州兌運糧五萬五  
千石及折糧腳價銀四萬兩淮浙鹽價銀各三萬兩  
分給廬鳳等府縣質實卽錫安州人李鉞字虔甫祥  
亦以水災故也符人臧鳳字瑞周曲阜人李



瓚漢  
州人

# 帝至自宣府

帝將還京禮部具迎駕儀令京朝官各朝服迎候而傳旨用曳撒大帽鸞帶且賜羣臣大紅紵絲羅紗各一具絲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官不限品級皆與焉惟部曹以下不與言官論其非制不納及是迎帝德勝門外羣臣具綵帳數十綵聯數千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于下亦不敢稱臣各陳羊酒白金綵幣手紅焚夾候道左蓋中官預傳帝意如此時帝戎服乘赤馬佩劍邊騎簇擁遙見火迷起戈矛間烟直上乃知駕至羣臣齊伏地叩首帝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捧果楠毛紀擎金花二稱賀帝曰朕在榆河親斬敵首

一級亦知之乎廷和等皆頓首稱聖武帝遂馳馬入東華門宿豹房是日大雨雪帝至時夜已久羣臣迎駕者僕馬相失曳走泥淖質實明史五行志曳撒大夜半得入城有幾殆者帽行役所用非見君服皆服妖也輿服志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駙馬伯服繡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鸛六品鸞鷟七品鸂鶒八品黃鸝九品鶴鴉雜職練鵲風憲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時文臣服色亦以走獸而麒麟之服逮于四品尤異事也榆河即榆溝山西通志鎮川堡十五墩北直榆溝門又西十九墩北直牛心山山左右胥榆溝也

## 罷南郊致齋

是月庚戌當南郊以初至不及致齋遂行禮先是帝在宣府既閏歲未還內外羣臣皆恐帝竟忘返不得親郊南京禮部尚書吳儼上疏諫語極剴切畧言臣等初聞車駕出幸昌平曾具疏極論不蒙采納既而又聞出居庸幸宣府大同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六軍之士不及衛護臣等戰懼驚惶未測其故伏而思之是必因邊圍告急陛下慮羣帥之不力憫邊氓之被俘急于制御遂不暇咨謀而行耳然今在廷之臣文武如林寧無一人可委任者而陛下必欲自行耶方車駕之初出臣民引領北望皆謂回鑾必在九月萬壽節時則以天下之朝賀者畢至蕃服之貢獻者在廷豈宜使之空行及九月既過又謂回鑾必在長至令節時則以九廟有灌獻兩宮有慶賀豈宜遣人以代及長至既過又謂必在明年元旦時今過元旦又十日矣車駕還否遠不可知萬一未還則郊祀大禮尤非臣下所敢代者將遂缺而不舉歟若謂寇

尚在邊則待寇滅而後還歟又萬萬無此理況近者  
內外人心搖動口語藉藉轉相傳播徐淮以南饑饉  
千里去冬雨雪為災民無衣食至于父子流移兄弟  
離散畧不繫念甚有自引決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  
為盜臣恐所禦之寇尚在藩籬而不虞之患或起肘  
腋此不可以不慮也時戶部侍郎張津應天府丞許  
廷光給事中孫懋御史潘沐先後馳疏請回鑾皆不  
報帝既還京雖不失郊期而倉猝成禮仍獵南海子  
翌日始還宮御奉天門陳示應質實潘沐未詳案是  
天所獲刀械衣器令羣臣縱觀年正月辛丑朔  
武宗以丙午還京乃月之六日吳儼疏有過元  
旦十日語蓋儼官南京尚未知武宗之已還也

# 帝復如宣府

帝以是月丙午還京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  
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及楊廷和等再疏諫不聽

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謚孝貞

皇后

帝還京師

孝貞皇后崩于是月己卯帝聞赴告乃自宣府還壬午至京師發喪

夏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六月葬孝貞皇后

先是帝以孝貞皇后將葬假啟王為名欲復巡幸給事中石天柱念帝盤遊無度廷臣雖諫帝意不回思所以感動之者乃刺血草疏畧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

恩欲報之于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寫臣心  
明臣愚忠冀陛下憐察近者昊天不弔禍延太皇太  
后喪禮大事孫子所當自盡陛下于太皇太后未能  
盡孝則羣臣于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  
猝有變故人心瓦解矣方今朝廷空城市空倉庫空  
邊鄙空天下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治亂安  
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為陛下惜復昧死為陛下  
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血時恐為家人所阻避居  
密室雖妻子不知既上即易服待罪聞者皆感愴而  
帝終不悟遂往幸昌平既視隧道幸密雲時民間競  
傳欲括女子斂財物以充進奉所至遁匿永平知府  
毛思義下令以為大喪未畢車駕必不出此必奸徒  
矯詐自今非有府部撫按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  
捕治之帝聞大怒執送錦衣獄降雲南安寧知州帝  
復往喜峰口駐驛馬招朵顏三衛人至闕宴勞畢還  
幸河西務指揮黃勲以供應為名科擾侵盜巡按御

史劉士元按之勲逃至行在因嬖倖譖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士元而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杖四十幾死因繫于車馳入京下錦衣獄至是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升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質實毛思義陽信人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劉士元彭縣人

## 秋七月帝復如宣府

帝從江彬言將徧遊塞上託言邊關多警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草敕閣臣不可回竟不聽遂復北幸由東安門出羣臣而帝意不可回竟不聽遂復北幸由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尋駐驛宣府已又駐驛大同凡車駕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且令有司餽廩之別具女衣首飾為賞賚費遠近騷動所經多逃亡帝不知也

彬復導帝自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州幸總兵  
官戴欽第納其女還由西安歷偏頭關抵太原大徵  
女樂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善謳帝悅之載以俱歸  
大見寵幸左右或觸帝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彬與  
諸近倖皆母事質實大同黃河水道提綱黃河自舊  
之稱劉娘娘云東勝州稍折而東南至湖灘河  
朔渡口遂南流百里八山西平魯縣邊界案平魯於  
明為衛在大同府西二百五十里府志云西界黃河  
以此本朝雍正三年改平魯衛為縣又於明大同  
右衛地置朔平府以領之故今大同府西距朔平不  
復以河為界

# 王守仁平江西賊

守仁既至贛州知左右多賊耳目呼老隸詰之隸不  
敢隱因賞其罪令訶賊賊動靜無弗知于是檄福建



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詹師富督副使胡璉等分  
道進指揮軍桓縣丞紀鏞薄賊于險戰死守仁親率  
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  
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鎧等禽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  
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尚書王瓊奏  
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  
隊隊有總甲四甲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為  
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二陣為  
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于朝副將以下得遞相  
罰治部署既定乃進兵大庾討陳曰能而橫水賊謝  
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燾擊敗之副使楊璉等  
亦生繫曰能以歸時十二年九月也遂于冬十月討  
橫水左溪令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等各一軍  
會橫水數及守備郊文等各一軍會左溪又令吉安  
知府伍文定等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  
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

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摸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等自右出賊倉卒敗走諸軍遂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龔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于橫水控諸徭還至贛州議討泃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泃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池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為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讐也將襲我故為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

乎悲引入辱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畱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亨伏甲士于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泖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于下泖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泖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質實南安唐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為神

宋淳化中置南安軍元為路明政府崇義本上猶縣橫水地明正德十二年置縣屬南安府龍川秦縣南漢為循州治明洪武初州廢以縣屬惠州府今皆因之九連山在江西龍南縣南廣東連平州東高二千餘丈周五六里東連龍川河源南連博羅增城龍門從化西連翁源英德北連龍南環通九縣因名和平

本龍川縣之和平崗地是年置縣屬惠州府今皆因之胡璉沐陽人李敷瑞安人楊璉洛陽人邢珣當塗人秦金字國聲無錫人

### 九月帝自加鎮國公

將軍不已而復加封國公武宗方自侈其名號尊崇而不知猥褻已甚楊廷和等正言極諫未嘗不侃侃可聽然前此限聯進退已明著威武之名不稱尊疏

帝欲自矜武功先嘗令兵部議加公爵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親統六師掃除邊患神功聖武宜加顯爵以報其勞楊廷和等言陛下躬膺天命所居者祖宗之位則所行者當遵祖宗之法以上順天意下慰人心今奉前旨傳之四方必將羣聚而議曰所謂威武大將軍者果何時官制所謂總兵官某者果何人姓名且親統六師之說惟陛下自任之何為又舉而歸之總兵官為總兵官者豈可曰統六師乎至于神功聖武之一言乃臣下褒頌君上之詞今以之施于大將軍至欲加以公爵公爵雖尊亦

廷和等亦皆奉  
觴稱賀恬然不  
以為非何至此  
始為爭執委蛇  
阿順之態豈能  
因斯少益耶

人臣而已豈可以當神聖之名乎事之不經名之不  
正言之不順一至于此自古及今未之有也不知陛  
下何為而樂此乎邇者陛下久不親政天下人心危  
疑憂懼若復聞此其為疑懼又當何如萬一宗藩之  
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言不知陛下將何以應之  
或又以朝無正臣內有奸惡為名不知陛下之左右  
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僇身亡家固  
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將從此始耳伏望追寢  
前旨庶幾可釋天下之疑弭未萌之禍不報至是帝  
在大同遂復降敕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五千石令  
吏部如敕行會楊廷和蔣冕皆在告梁儲毛紀聞之  
馳疏諫曰陛下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告券  
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況鐵  
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  
不祥之辭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戡  
身亡家之禍也廷臣皆相繼極諫亦不報

封右都督江彬左都督許泰為伯

彬泰善伺帝意既誘帝巡邊與敵遇幸不覆沒帝自以為功欲張大之乃先後叙蔭陞賞者五萬餘人至是又假重二人親為定爵名給事中劉濟御史張景暘等言彬無所俘載泰足跡未至應州賞不當功乞愛惜名器收質實

劉濟藍田人張景暘浙江山陰人

己卯十四年春正月帝在太原改卜郊

初郊祀卜于是月甲辰而帝遠遊邊塞將改歲未有還期禮部尚書毛澄等馳疏諫曰去歲正月以來鑒興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簡畧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歲律將周郊禋己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

今六龍遐馳旋軫無日萬一冰雪阻違道途梗塞元  
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于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且  
邇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思聖體  
勞頓根本空虛遙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還  
躬親裸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至是竟改卜郊質實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

## 二月帝還京師

帝遊幸邊塞遠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  
雪從者道多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師羣臣  
奉迎如前儀

## 京師地震

是月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帝擁百餘騎馳入郊壇  
既郊獵南海子如故于時地震風霾翌日戊寅帝夜

還宮風

霾乃止

帝自加太師敕諭巡行祈福三月郎中黃鞏修撰舒芬等百四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十一人

帝降手勅諭吏部曰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黃鞏乃抗章進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于劉瑾再壞于倭倖又再壞于邊帥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最急者六事一宗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戒語甚剴摯時員外郎陸震草疏將諫見鞏疏稱歎因毀已橐與鞏連署以進修撰舒芬亦邀其同官崔相等七人上疏極諫曰古帝王



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  
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  
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為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禮  
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師  
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  
震動故一聞南幸詔書皆為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  
奉為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  
徒乘勢倡亂為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  
親王國境或據勛臣禮以待陛下循名責實深求悖  
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  
言者宗藩蓄劉濞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  
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為  
故事特左右寵倖智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使  
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驚蹕而出尚敢輕  
騎慢遊哉疏入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  
引決諸君且休芬等不應而出吏部員外郎夏良勝

及禮部主事萬朝太常博士陳九川復連疏入于是  
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偉等五十  
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  
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亦以其術諫帝與諸  
倖臣皆大怒下鞫震良勝潮九川鏊詔獄芬等百有  
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已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  
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等三  
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俄令與鞫震  
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拳馬至晚繫獄諸臣晨入暮  
出纍纍若重囚八道旁觀者無不太息泣下廷臣自  
內閣及尚書石玠疏救外莫有言者諸嬖倖揚揚得  
意士民憤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  
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  
遂格不受疏是時天連曠晝晦南海子水涌四尺餘  
金吾衛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乃肉袒戟刃于  
胸持疏諫當蹕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

奪其刃縛送詔獄詔杖之八十遂死諸臣跪既畢仍杖之于廷陸震余廷瓚及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枝照唐劉珏大理評事林公黼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槩李惠等十一人皆死鑿成邊餘除名貶黜有差而車駕質實黃馬快船亦謂之快馬船明世宗亦不復出矣質實立楊廷和以其非制降旨停造博浪城在開封府陽武縣東南五里一名博浪沙亭秦始皇二十九年東遊至此韓人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娛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三日柏谷塢名在汝南府永寧縣界漢武帝建元三年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姬奇帝狀貌止其翁不聽飲翁以酒醉而縛翁少年皆散走黃鞏字伯固莆田人舒芬字國裳進賢人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崔桐字來鳳揚州人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萬潮字汝信進賢人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張衍瑞字元承汲縣人陸俸吳縣人姜龍字

夢賓太倉人孫鳳洛陽人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少  
休舅京師冒其姓周叙九谿衛人余廷瓚鄱陽人林  
大輅莆田人何遵字孟循江寧人劉校鄆城人劉珏  
汲縣人林公黼長樂人李紹賢盱眙人孟陽澤州人  
唐賦玉山人劉槩安樂人李惠祥符人時與舒芬崔  
桐上疏者庶吉士江暉王廷陳汪應軫馬汝驥曹嘉  
又有工部主事蔣山卿行人陶滋已思明李錫顧可  
久鄧顯麒王翰熊榮楊秦王懋黃國用李儼潘銳劉  
黼張岳寺正金壘寺副孟廷柯張士鎬郝鳳升傅  
尚文郭五常評事姚汝臯蔡時者俱被杖謫云

夏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司  
副使許達死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因帝遊幸不時人情危懼  
遂日夕覬覦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等

國不軌典儀間順知其謀間行詣闕上變嬖人錢寧  
滅賢庶之不問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所指使殺儀家  
及典仗查武等數百人孫燧疏上其事中道為所邀  
不得達燧念左右悉宸濠耳目陰察副使許達忠勇  
可屬大事與之謀乃托禦他盜預為備先城進賢次  
城南康瑞州請復饒撫二州兵備不得復則請救湖  
東分巡兼理之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道權  
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興國及湖廣通城以便控  
制廣信橫峯諸窰地險人悍則請通判駐弋陽兼督  
旁縣兵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討賊名盡出之他所宸  
濠間燧圖已使人賄近倖欲去燧而遣燧東梨蘆芥  
以示意燧笑却之達勸燧先發後聞燧曰奈何予賊  
以名且需之會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  
十三閔念四等出沒鄱陽湖燧與達謀捕之三賊走  
匿宸濠祖墓間燧于是密疏白其狀具言宸濠必反  
章七上皆為所邀阻然宸濠反狀雖著猶以帝無儲

宸濠包藏禍心  
日夕覬覦非望  
當孫燧上章公  
然邀阻且使奸  
黨分布孔道窺  
伺朝廷叛跡已  
著其視趙王之  
初不與高煦通  
謀者情事迥別  
固非可以隱行  
消弭前此雖為  
諸權倖所愚楊

威冀其子入嗣可得大統又不受恃逆名故蓄謀不  
發重賂錢寧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于帝  
用異色龍箋加金報賜異色龍箋者故事所賜監國  
書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脅鎮巡官及諸生父  
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與太監張忠欲傾寧  
賢乘間為帝言寧賢威稱寧王陛下以為何如帝曰  
薦文武百執事可任使也薦藩王何為者忠曰賢稱  
寧王孝譏陛下不孝稱寧王勤譏陛下不勤耳帝曰  
然下詔遂王府人毋留闕下宸濠益與士賈養正謀  
遣奸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決旬往  
返蹤跡大露諸權姦多得宸濠金錢匿不以聞南昌  
人熊浹官給事中草奏盡列其狀授御史蕭淮上之  
疏下內閣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勲威大  
臣宣諭帝乃命駙馬崔元都御史顏頤壽等持諭往  
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遂決計反月之十三日  
為宸濠生辰宴諸守土官詰旦皆入謝宸濠命甲士

廷和容得諉為不知何未聞其舉以入告及蕭淮發其罪狀尤當密陳碩畫決衆徂征以掩其小備顧援宣德故事僅遣重臣宣諭且以往收護衝為辭激之連反使非王守仁在鎮糾合義旅立奏蕩平其勢幾蔓延難制廷和之謀固措直迂謬若此而

環之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民間子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眙熾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熾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怒叱熾熾益怒急起不得出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熾達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蔽熾賊并縛達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賊擊熾折左臂與達同曳出達謂熾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熾達同遇害惠民門外巡按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參議黃宏許效廉布政使胡濂參政程杲劉棐僉事賴鳳指揮許清白昂等並執下獄思聰宏不屈死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季燬僉事潘鵬師夔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皆從逆宸濠遂以士實養正為左右丞相王綸為兵部尚書他各署偽職有差改元順德集兵號十萬釋獄囚收庫藏馳檄指斥朝廷首遣其黨婁伯徇進

當時稱為名臣  
明之不亡何待

賢為知縣劉源清所斬詔廣信黨賊賊畏守吏不敢  
發而其承奉涂欽與羣盜閔念四等畧九江南康皆  
陷賊勢洶洶且將順長質實孫燧許達同遇害明史  
江東下江左右皆震動忠義傳燧生有異質兩

目爍爍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  
城中民大恐走收燧達兩人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  
蚋無近者守臣上其事于朝未報世宗即位贈燧禮  
部尚書謚忠烈達副都御史謚忠節並祀南昌賜其  
名旌忠嘉靖元年改贈達為禮部尚書初達以文天  
祥集貽其友給事中張漢卿而無書漢卿語人曰寧  
卿必反汝登其為文山乎達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  
都御史反副使即為位易服哭人怪問故曰副使必  
吾兒也寧州元縣武寧唐縣明屬南昌府瑞昌南唐  
置明屬九江府興國宋置明屬贛州府通城唐通城  
鎮宋升縣明屬武昌府今皆因之橫峯在興安縣治  
北縣之鎮山也諸山環匝周三十里有巖洞泉石之



勝居民取土為陶冶因以名黨惠民門南昌府七門之一方輿紀要明太祖定洪都命都督朱文正改築城西去江三十步建七門東曰永和東南曰順化南曰進賢又南曰惠民西南曰廣潤西曰章江北曰德勝閩順周儀查武史俱不詳其里貫順為寧王典寶副宸濠將反與典膳正陳宣內史劉良微言不可為典寶正涂欽所譖三人懼誅潛詣京師上變羣小庇宸濠下之獄擄掠備至宸濠聞三人赴都慮事泄誣奏其罪且噬羣小必殺之會已遣戍孝陵乃免世宗立復官按明史諸王傳以順為典儀與忠義傳作典寶副者互異馬思聰字懋聞莆田人繫獄不屈絕食六日死黃宏字德裕鄞人被執憤怒以手梏向柱擊項死賊義而棺斂之子紹文奔赴求得其棺以偽命治斂非父志亟易之扶歸思聰贈光祿少卿宏贈太常少卿並配享旌忠祠忠義傳又稱宸濠之變江西士民受害者有萬木鄭山俱新建人集鄉人結砦自

固賊黨謝重一馳入村二人執之積葦張睢陽廟前  
縛人馬生焚之賊黨不敢犯二人飲江上為盜凌十  
一所逼趣見宸濠烙而椎之皆罵賊死趙楠南昌諸  
生模嘗捐粟佐振宸濠捕模索金楠代往脅之不屈  
被掠死同邑辜增見迫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死諸  
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李廣源皆被掠不屈死  
葉景恩者以俠聞族居吳城宸濠將作難捕景恩脅  
降之不從死獄中宸濠兵過吳城景恩弟景允以三  
百人邀擊賊賊分兵焚劫景允家其族景集景修等  
四十九人皆死熊浹字悅之蕭淮桂林中衛人崔元  
代州人尚憲宗女永康公主顏願壽字天和巴陵人  
王金臨潁人明史諸王傳謂金下獄孫燧傳謂金從  
逆稽首呼萬歲攻王守仁集處置從逆官員疏云叅  
政王綸脅受贊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降撫民情  
罪尤重知府鄭獻已經別案問結外叅照布政梁宸  
叅政劉棐程杲叅議許效廉副使賀銳僉事賴鳳都

指揮王玘或行咨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于迫脅事已涉于順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濂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僉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郊文或被拘于城內或脅隨于舟中事雖涉于順從勢實由于迫脅則金固始下獄而後脅從者也又胡濂程杲許清明史諸王傳作胡廩陳杲許金誤金山光澤人許效肅梁宸里貫無攷胡濂定安人程杲祁門人劉斐安福人賴鳳晉江人王綸陝西咸寧人潘鵬懷寧人師夔長安人唐錦上海人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

守仁方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宸濠反遂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集眾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

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卻永將  
邊兵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南贛王守仁湖廣秦  
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  
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蠟書遺偽相李士實劉養  
正叙其歸國之誠令憊患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  
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  
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詎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  
詔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櫟守城而刳其衆六  
萬人出大江攻安慶都督僉事楊銳與知府張文錦  
指揮崔文等禦之江上已收兵入城被圍銳晝夜拒  
戰守禦甚固百計攻之終不能克宸濠慚憤謂其下  
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守仁聞賊兵盡銳東下  
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  
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等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  
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為賊守我  
趨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

不如直搗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  
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獲不勝矣衆曰  
善已酉次豐城以文定為前鋒庾戌夜半兵抵廣潤  
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城縛拱櫓等官  
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質實豐城  
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大悅三國  
吳析南昌縣地置富城晉改豐城元升為富州明洪  
武初復為豐城屬南昌府今因之樟樹鎮方輿紀要  
在臨江府東北三十里又東北至豐城縣七十里本  
名清江鎮亦謂之鹿渚即故新淦縣址也臨江宋置  
臨江軍元路明府今因之楊思字晉初建安人宜春  
王拱櫓案明史諸王表寧獻王第三子盤姚宣德三  
年封宜春王拱櫓其五世孫也正德二年襲封楊銳  
字進之蕭縣人張文錦安邱人戴德孺臨海人徐璉  
朝邑人

# 王守仁敗宸濠于樵舍擒之

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宸濠果解安慶圖崔文出城襲擊破之宸濠恚甚殺知府宋以方祭江還救南昌遇于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佯北賊趨利前珣出賊背貫其中文定及都指揮余恩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官軍却守仁斬先却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盡出金實搞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擒南康九質實方輿紀要樵舍驛在南昌府西北六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王晉赴召本涉  
小說家言至臨  
清上距張灣水  
程迂遠武宗即

十里黃家渡在南昌府三十里八字腦在饒州府西  
三十里宋以方字義卿靖州人瑞州知府瑞故無城  
郭以方慮宸濠必叛築城繕守具募兵三千日夕訓  
練宸濠深忌之有徵索又不應遂迫鎮守劾繫南昌  
獄宸濠反出以方脅之降不可械舟中至安慶兵敗  
問地何名舟子云黃石磯江西人音則王失機也宸  
濠以為不祥斬以方祭江後賊平其子崇學求遺骸  
不得斂衣冠歸葬嘉靖六年巡撫陳洪謨上其事詔  
贈光祿卿立祠瑞州妃婁氏上饒人婁諒之女宸濠  
謀逆婁氏嘗泣諫及敗歎曰討以用婦言亡吾以不  
用婦言亡  
悔何及

##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宸濠之策帝  
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

稱輕脫斷不能以單騎徑行且嬖倖方日侍遊又安得遠去行營而從官竟無如覺其事殊難取信蓋因武宗縱佚無度失德良多傳述者復附會其詞用資談柄凡微行輕脫之舉一切悉以歸之殆亦所謂不如是之甚者耳

法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國鎮兵征勦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將彬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梁儲蔣冕扈征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帝至保定宴于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為藏閣戲符探得閣帝不悅飲符至醉乃大笑方帝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召帝過蘆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行帝乘單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質實伍符字朝從官無知者信安福人

### 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

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姦諛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相與媚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與通謀應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浮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



軍檄邀之守仁不與問道趨王山上書請獻俘止帝  
南征帝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軍務在忠  
泰上而故與楊一清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  
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之優永深然之  
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  
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  
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守仁乃返南昌忠泰已  
先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縛之文定罵曰吾不恤九  
族為國家平大賊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義為逆  
賊報讐法當斬忠益怒椎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  
報時忠泰必欲誣守仁與宸濠通詰責宸濠左右皆  
言無有嚴詰不已曰獨嘗遣弟子冀元亨詣宸濠論  
學忠等大喜榜元亨加以炮烙然不承械送京師詔  
獄比守仁至故縱京軍犯之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為  
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于道必停車慰問  
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

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攷也忠泰故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己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己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質思歸張永後至復促忠泰偕還乃不得已班師

賈

京口今鎮江府治城因京峴山為壘俯臨江津故曰京口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篤信守仁學從于

贛州守仁屬以教子宸濠懷不軌初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濠亦服厚贈遣之元亨反其贈于官既繫詔獄二年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寃出獄五日卒按王守仁之平宸濠不特張忠許泰忌功排陷明武宗實錄亦力加誣詆謂守仁勘事福建以宸濠生日將屆趨道南昌賀之豐城知縣顧似以變告守仁大駭小艇遁還贛伍文定迓于峽江請畱討賊守仁初不許又謂

守仁將兵無紀律縱殺居民往往死于牀箠有閹門  
無噍類者至其叙劉養正始末則云守仁尤重之以  
為道學友守仁在南贛為宸濠所慕餽遺相屬于道  
逆濠既拜養正為軍師日夕望守仁至實不虞守仁  
之見圖也養正既擒後守仁畏其口逼令引決蓋實  
錄前後所載如此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辨之甚悉今  
采錄其畧云逆濠以文成在上流擁精兵建大勛有  
才術甘言結納或有之文成亦據撫臣往還之常禮  
為報耳使預其謀何以徑歸吉安伍公雖進言起義  
兵亦須文成有以自決夫進兵攻南昌不能無少殺  
掠而軍令下則已定矣其後如鄭端簡曉薛應旂諸  
公皆履其地得其詳始為之暴白而未有摘扶一時  
握管之心者蓋實錄之始任總裁者楊文忠廷和繼  
之者費文憲宏而以副總裁專任者董文簡玘也楊  
公與王恭襄瓊却甚著然恭襄雖陰譎能識文成而  
獨任之以故于前後平賊及擒逆濠之疏皆歸德兵

部以為發蹤指示之力而一字不及內閣其為楊公  
輩切齒非旦夕矣許泰張忠輩既耻大功為文成所  
先必肆加羅織之語而忌功之輩從而附和之文憲  
在文成撫綏之地中外屢薦起之而文成未有一疏  
相及費公亦不釋然也董公最名伎毒既內忌文  
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楊費作此誣史將誰欺乎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

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至楊州既民  
居為提督府遍索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劉姬諫稍  
止及是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  
臣極諫會其黨亦勸沮乃止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  
成國公朱輔見彬即長跪魏國公徐鵬舉及公卿大  
臣皆側足事之惟叅贊尚書喬宇應天府丞寇天叙  
挺身與抗彬質實朱輔成國公能曾孫徐鵬舉中山  
氣遂稍折王達七世孫喬宇字希大山山西樂

平人寇天叙字  
子惇榆次人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改卜郊

帝令羣臣議欲于南京行郊禮大學士梁儲蔣冕計  
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儲  
又因郊期改卜乞還乘輿而帝殊無還意日挾劉姬  
縱游嘗幸牛首山至夜不返左右忽失帝所在大擾  
諸衛軍皆驚久之乃定傳質實牛首山在江寧府南  
者或謂江彬欲為逆云

以山後有石窟也本名牛頭山有二峯東西相對晉  
元帝初作宮殿王導指雙峯曰此天闕也故亦名天  
闕山周四十七里  
高百二十七丈

夏四月淮揚大饑民相食

敕所司  
振之

# 秋閏八月受江西俘

初王守仁既以宸濠付太監張永永復械之至江西  
畱數旬促張忠許泰同歸忠泰見帝百端譏毀守仁  
獨永時左右之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不赴忠揚  
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永遣急足先告  
守仁召者至守仁不退食即與偕行忠泰計沮不令  
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守  
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  
仁遂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  
入諸嬖倖名于是帝乃以為捷命設廣場戎服樹大  
纛環以諸軍釋所俘宸濠等去桎梏伐鼓鳴金而擒  
之然後置質實九華山在池州府青陽縣西南四十  
里舊名九子山山有九峯如蓮華唐

李白遊此易今名高  
千仞周百八十里

發明

人臣敵王所愾必歸美于廟謨帝王創建殊勲雖秉自睿謀亦必曰將帥之力蓋以專閫

之寄出自朝廷臣下之功卽天子之功也武宗聞王守仁平宸濠之捷欲令縱之湖中候駕至擒獲幾若索俘獻誠必待天子親執疆場而後謂之奏凱者迨守仁更上捷音歸功方畧又盡入諸佞倖名庶幾如其所欲猶復令釋桎梏伐鼓披金而後擒之受俘之典幾同游戲武宗素有童心深以是役之不出於己為歎而忠泰輩遂得乘機而從患之使非守仁先機達變委曲仰承其不至縱寇遺患者幾希矣

帝發南京

先是梁儲蔣寬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是秋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帝所御婦人室中滿壁累累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寬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諭旨不敢起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訛言將為變帝心疑欲歸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日夕祭龍江駐蹕儀真次日至瓜洲避雨民家遂自瓜洲濟江登金山復南渡幸大學士楊一清第製詩十章賜之還至揚州太監邱得索賄不得質實金以鐵絙繫知府蔣瑤倉辱備至數日乃得釋質實金山在鎮江府西北七里大江中風濤環遶勢欲飛動一名浮玉山蔣瑤字粹卿歸安人方武宗駐蹕揚州江彬欲奪富民居為威武副將軍府瑤執不可彬閉瑤空舍挫辱之脅以帝所賜銅爪不為懾會帝漁獲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即畀瑤責其直瑤懷其妻簪珥袿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



故有瓊花觀詔取瓊花瑤言自宋徽欽北狩此花已絕今無以獻又傳旨徵異物瑤具對非揚產帝曰寧白布亦非揚產耶瑤不得已為獻五百疋時權倖以揚素饒要求無所不至徵瑤民且重困

### 九月漁于積水池遂有疾

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揚第踰三日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質

實

積水池在山陽縣西

### 冬十月至通州

帝之北還每令宸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意甚防之及抵通州謂左右曰吾必決此獄乃入召勲戚大臣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洵洵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等請帝還大內然後獻俘誅宸濠不

宸濠身為俘逆豈可令顯戮久稽在南京受俘之日距被擒已

逾一載舉國若狂惟聞議征議討而于罪首反置之度外論者尚欲令天下諸王議罪勢必更加遷緩又豈處亂臣賊子之道乎

納羣臣請如先年處置高煦寘鐺例祭告天地宗廟仍勅天下諸王議罪乃明正以法亦不聽于是詔治交通宸濠者罪執吏部尚書陸完至通州嬖人錢寧及太監畢真劉瑯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璵等皆先完就執方宸濠反書至京帝已心疑寧寧懼白帝收宸濠所遣蘆孔章而歸罪臧賢謫戍邊使校尉殺之遂以滅口又致孔章瘐死冀得自全然卒中江彬計使董皇店役彬在道盡白其通逆狀帝曰黠奴我固疑之乃羈之臨清馳收其妻子家屬下獄真先鎮守江西與宸濠親厚宸濠為出資贖緣改浙江真至即大賞諸衛官軍費以萬計亦宸濠資之也及叛密遣人馳報真真即倡言寧世子來取浙矣浙中大震會進聖壽節表三司及府衛諸官當集于鎮守署前夕收城門鑰令官軍夜半皆甲以入將為亂衆官懼不起且嚴未備真不得發瑯守備南京欲自託于宸濠陰遣弟璋事之宸濠以為南京有

瑯浙江有真下之如反掌耳瑯聞宸濠舉逆聚家丁百餘攜火藥軍器出城欲為宸濠應事洩乃已佐準皆宸濠壻璟璫鵬皆與通賄賂既敗分遣官校收捕之至是張永發完罪因命逮赴行在帝以完大臣寧素所信任顧反負恩通逆質實按明史諸王傳帝聞尤恨此二人欲寘之極典宸濠返逮尚書陸完嬖人錢寧等籍其家江彬張忠憊患帝親征據此則完寧皆被收于親征之前然考明武宗實錄正德十四年八月癸未帝發京師傳旨令錢寧量帶官校從行十月辛未至臨清畱寧董皇店役十一月丁巳江彬發寧逆謀命羈管于臨清十五年十一月庚申始執陸完至通州行在蓋寧之被逮實在親征後十日又後一年而完始敗質之錢寧陸完本傳皆合諸王傳繫之親征前者乃承憲章錄之誤

## 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

時江彬欲治宸濠獄竣勸帝復幸宣府乃上言臣奉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畧擒捕宸濠及其逆黨十五人乞速典刑殛之帝下詔褒賜鎮國公歲加彬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千戶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賜宸濠自盡仍焚棄其屍將遂北幸會帝體憊甚左右力請還朝越三日乃返京師大耀軍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亦皆裸體反接揭白幟標其姓名死者梟于竿凡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質實陸完滅死遣戍明史乃入後完竟得減死遣戍

部以入將寘極刑值武宗崩世宗立法司覆奏完交外藩而遺金不却處護衛而執奏不堅當斬完復乞哀下廷臣覆讞以平賊功在八議之列遂得減死戍福建靖海衛母年九十餘竟死獄中初完嘗夢至一山曰大武及抵戍所有山如其名歎曰吾戍已久定何所逃乎卒于戍所

辛巳十六年春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 帝崩于豹房

武宗為宦官所誤至于元氣虧削不克享年乃回顧生平不憚引為己愆而於羣小則特明其無預武宗固蠱惑滋深亦不應始終不悟若此當時豹房寢疾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先是帝以凱旋祀南郊嘔血不能成禮興疾歸及是益甚謂太監陳敬蘓進曰朕疾殆不可為可以朕意違皇太后天下事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悞非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于豹房太監谷大用張永等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

###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熹入嗣皇帝位

方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及帝崩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兄

口安知非若輩  
恐朝臣論其前  
罪故矯傳此命  
以託為解免之  
由固未足盡為  
憑信耳

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  
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  
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吏部尚  
書王瓊率九卿入左掖門厲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  
長顧不與邪衆不答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  
宣諭羣臣一如廷和請乃議遣官奉迎故事當以內  
閣一人與中貴勲戚禮官偕往廷和恐蔣冕去則己  
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佯惜儲憊阻其行儲奮  
曰事孰有大于迎天子者乎敢以億辭質實興世子  
遂與定國公徐光祚等奉遺詔以行厚熹獻  
王祐杞子時獻王薨  
厚熹以世子理國事

### 罷威武團營

先是帝不豫江彬猶矯旨改西官廳為威武團營自  
提督軍務至是楊廷和請于皇太后傳遺旨罷之各

邊軍俱重賚散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縱造豹房番僧少林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還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

### 江彬等有罪下獄

彬知天下惡已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其黨都督僉事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詭稱疾不出陰布腹心東甲觀變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彬稍安乃出成服廷和遂密與蔣寬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即命江彬與工部尚書李鐸入祭彬禮服入家人不得從從祭畢張永畱彬飯故緩之俄而太后下詔收彬彬覺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畱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拔其鬚且盡有頃神周李琮亦縛至琮

罵彬曰奴早聽我豈為人擒遂並下錦衣衛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彬既敗張忠許泰等以次下獄

#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師入即位

世子自興邸至京師止于郊外有議用天子禮奉迎者禮部尚書毛澄曰今即如此後何以加宣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乃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王世子顧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如禮臣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牋勸進乃即郊外受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質言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實

袁宗臯字仲德石首人



# 詔赦天下除一切弊政

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大赦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帝即位廷和草登極詔卹錄正德中言事罪廢諸臣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逋賦盡免之凡先朝蠹政釐扶且盡所草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八十餘萬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皆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办伺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

## 遣使迎母妃蔣氏于安陸

質實

母妃蔣氏大興人弘治五年冊為興王妃父敷嘉靖元年追封玉田伯

名費宏入內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于是起宏為少保入輔政並復其第案編修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嘉靖欲推崇自出本屬人子至情諸臣必執宋時濮議相持無論事理不同且亦無以慰尊親本願蓋旁支入承大統于孝宗固有為後之義然以毛裏至親

時帝即位甫六日即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禮部尚書毛澄請于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皇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主後興國又考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為考于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濮

改稱叔父實亦情所不安嘉靖既有父母互易之疑後有遜位歸藩之請其心尤為迫切誠使集議之初即早定本生名號加以徽稱使得少申敬禮則張璁等亦無由伺間陳言或轉可隱全大義乃必強詞爭執持之愈固激之愈深于是稱帝不已迨

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于孝宗為弟于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于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議上帝大愠曰父母可更易若是邪命再議是月二十四日辛亥澄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後者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稱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說為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于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為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

而稱宗稱考不  
已甚而附廟其  
終至于瀆禮亂  
倫亦諸臣不能  
于天理人情斟  
酌至當有以致  
之耳雖然國家  
將亡必有妖孽  
此亦明社將屋  
之一兆耳

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  
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命博考前代典禮再  
議以聞澄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改  
稱興獻王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于  
叔父之上則凡為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  
加大字于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與之並矣  
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  
無以同其尊矣況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  
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  
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為非禮推尊  
之非莫詳于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于宋程頤  
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此并錄上魏明帝詔書時廷  
和蔣寬毛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  
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若漢光武亦未聞追崇  
所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  
質實  
按程子濮議畧見宋  
法二君疏皆畱中不下  
史彭思永傳曰濮王

生陛下而神宗以陛下為嗣是仁宗為皇考而濮王  
于屬為伯此天下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  
得而變也陛下為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  
施於濮王則二親矣使王與諸父等夷無有殊別則  
于大考之心亦為難安臣以為當尊為濮國大王祭  
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大王則  
極尊崇而于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  
英宗惑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  
魏明帝之詔見太和三年曰禮王后無嗣擇支子以  
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議何得復顧私親哉漢  
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  
宏等以邪說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僭差無  
禮人神弗祐罪師丹忠正之諫致丁傳焚如之禍自  
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  
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  
為邪佞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

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  
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

### 五月梁儲罷王瓊以罪戍邊

給事中張九叙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  
去賜敕馳傳歸瓊在兵部厚事錢寧江彬等所誅賞  
多取中旨不關白內閣楊廷和弗能堪至是言官交  
章劾瓊繫都察院瓊疑出廷和指力訐廷和帝愈不  
直瓊下廷臣雜議坐交結近侍質實張九叙  
律論死瓊疏辨乃減死戍邊商河人

### 以袁宗臯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宗臯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帝即位擢吏部侍郎尋入  
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錄用宗臯以疾  
辭不允  
未幾卒

潘邸舊臣不過  
危從微勞祇可  
重加優獎若一  
概擢之顯秩並

且入廁論靡既  
平量材以授之  
經而曲徇私情  
又豈所語于爵  
人與共昔漢文  
帝修代來之功  
宋昌等皆膺封  
爵然彼時決疑  
定策尚有可稱  
若袁宗舉建豎  
無聞徒以興府  
舊恩濫叅機務  
豈公天下之大  
道哉

##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磔于市時京師久旱彬誅遂  
大雨舍音和珊尋亦伏誅惟張忠許泰寅緣貴近得  
減死徙邊

秋七月進士張璉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于京

## 師

璉時以進士觀政見廷議追崇興獻王禮三上三却  
璉揣知帝意乃遂上疏曰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  
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  
執漢定陶王宋漢王故事欲考孝宗叔興獻王夫漢  
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為儲嗣其為人後之義  
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

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為人後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將母自絕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蓋統與嗣不同非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今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璵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蔣冕毛紀欲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中朱鴻湯史質實張璵字秉用永于光御史王濬盧瓊交章劾璵帝不聽嘉人初璵以舉人八上會試始得第有胡鐸者與璵同舉于鄉先璵舉進士及大禮議起鐸已官湖廣叅政在京師意亦主考興獻王與璵合璵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



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  
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  
位將位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得躋于  
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曰不乏夏父之徒也不肯  
署璵疏遂獨上其後諸臣爭以議禮干進稱宗入廟  
果如鐸言王濤直隸開州人盧瓊字獻卿浮梁人胡  
鐸字時振  
蘇姚人

### 寧津盜起德平知縣龔諒死之

盜轉掠至德平諒率吏民禦之質實  
力屈被殺贈濟南通判恤其家  
寧津金置明屬  
龔諒明史忠義  
傳不詳其里貫  
河間府今因之

### 九月葬康陵

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質實康陵在昌平

北

明史贊曰毅皇手除逆瑾躬禦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遊暱近羣小至自署名號寇履之分蕩然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乘鈞諸臣補苴匡救其不底于危亡者藉以此夫

冬十月追尊父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  
母妃蔣氏為興獻后

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志曰安得以我子為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啟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謀于內閣請稱興獻王為興獻帝王妃蔣氏為興獻后而

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卽氏為皇太后張璉知帝意嚮已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為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揣璉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璉出為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為衆論質實卽太后憲宗妃興獻王母也興王所黜引疾歸質實之藩妃不得從世宗入繼大統妃已老目眇矣喜孫為皇帝摸世宗身自頂至至踵至是尊為皇太后霍韜字渭先南海人

## 興獻后至京師

先是禮官具儀后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不可乃自定議由中門入以太后儀謁奉先奉慈二殿不見廟

十一月錄平宸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

帝在興邸深知守仁平逆功甫即位趣召入朝受封而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以親老請歸省至是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知府伍文定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以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之功咸報寢

發明

宸濠之變江西全省震動王守仁出奇制勝三十五日而奏蕩平厥功偉矣張忠許泰輩

忌功媒孽猶曰宵小伎倆之常獨怪楊廷和稱為一時名臣因與王瓊不相能而并尼守仁之封大

臣公忠體國固如是耶王瓊時為兵部尚書使當  
日本兵故為齟齬事皆中制守仁又豈能迅奏膚  
公其歸功于瓊期于成事而已廷和不是之諒而  
輒存芥蒂至使同事諸臣陰遭廢斥其何以鼓我  
行勸將士哉世宗趣召受封而于其請錄諸臣亦  
皆報寢則所謂深知守仁平逆功者又安在歟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七千四百三十二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

起壬午明世宗嘉靖元年  
盡戊子明世宗嘉靖七年 凡七年

壬午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後殿災定皇

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

先是尊崇興獻帝后議既定詔告天下越數日帝復  
手勅加興獻帝后以皇號楊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  
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  
上繼元帝鉅鹿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興獻加稱  
帝后較之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  
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

其責願罷歸尚書喬宇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官執奏廷臣諍者百餘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璁耶說俱不報及是清寧宮後三小殿災廷和等因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各有未安今大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曾亦言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之大災廢禮失言之效也帝勉從衆議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

**質實**

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

# 甘肅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甘肅總兵李陞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喉部卒請增值銘不許遂圍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



擢陳九疇為金都御史巡撫甘肅未至巡按御史喻  
茂隆按驗銘事以聞乃誅隆及亂卒首事者九疇抵  
鎮以甘肅軍政廢弛疏言額軍七萬餘質實五衛謂  
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甘州左  
右中前後衛也並明洪武中置屬陝西  
行都司許銘字德新宛平籍莫縣人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  
后曰莊肅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  
興國太后

是月丁巳以上昭聖慈壽皇太后莊肅皇后尊號請  
定國公徐光祚武定侯郭勛惠安伯張偉祭告天地  
宗廟社稷戊午上壽安皇太后興國太后尊號  
仍命光祚等祭告壬戌帝御奉天殿頒詔天下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

昭聖張太后為帝選婚臺官言大名質實皇后陳氏  
有佳氣求得后迎入宮冊為皇后元城人

冬十月振南畿湖廣江西廣西災

先是南畿及各布政司多以旱災告者帝詔撫按官  
講求荒政至是命所司發倉給振免稅糧有差時應  
天滁州饑尤甚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奉命振質實席  
江北令州縣十里一賑煮糜哺之全活無算書

字文同  
遼安人

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謚曰孝皇皇太后別祀奉慈  
殿七年七月改稱太皇太后

癸未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

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顧神鎮流劫東昌兗州濟南都  
指揮楊紀及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  
詔責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  
來金鄉魚臺間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  
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河南及保定守臣咸告急賊黨  
王友賢等流入祥符封邱南抵徐州廷議以諸道巡  
撫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乃命諫與都  
督兩畿山東河南軍務以便宜節制諸道兵討之賊  
復流至考城官軍欲擊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  
馳至中都留守顧愷與俱前方戰進忽三麾其旗先  
却賊乘之官軍大潰將士死者八百餘人諫等連營  
進賊始滅時有司多誣良民助賊諫審釋之皆感泣

而質實

顏神鎮即今青州府博山縣地以齋孝婦顏文姜居此故名本朝雍正十二年始置縣

金鄉東漢縣明屬兗州府今因之東明漢冤句宋宛亭金改東明明洪武初省入開州孝宗四年復置屬

開州今屬

大名府

### 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

先是太后崩帝欲祔葬茂陵數下廷議禮官不敢固爭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從及是卒祔葬焉

### 禮部尚書毛澄罷

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

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  
臣諄耄不能聽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  
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  
之舟至興濟而卒帝深悼惜之贈少傅謚文簡○澄  
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帝  
雅敬澄雖數忤旨恩禮不衰  
質實興濟宋縣明屬  
鎮隸屬  
滄州

# 歲星太白同晝見

## 夏四月旱

丙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咸都皆  
旱赤地千里殍殣載道帝以災異勅羣臣修省

## 以宋儒朱熹裔孫暨為五經博士

正德間給事中戴銑汪元錫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授聖翰林院五經博士尋以西質實孔子之後有西

安學訓導席端言令其世襲

質實

安宋建炎中衍

聖公端友扈蹕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學為家廟賜田五頃以奉祭祀五傳至洙元至元間命歸曲阜襲封洙讓爵曲阜之弟治明孝宗十八年衢州知府沈杰奏言衢州聖廟自孔洙讓爵之後衣冠禮儀猥同氓庶今訪得洙之六世孫彥繩請授以官俾至祀事報可正德元年授彥繩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時以在曲阜者為孔氏北宗在西安者為南宗云西安唐縣明為衢州府治建安三國吳析東侯官縣地置明為建寧府治今皆因之朱堽朱子十一世孫汪元錫休寧人王完遂寧人

# 詔舉堪任府縣者

命兩京三品以上及撫按官各舉所知以聞

## 閏四月帝始修醮于宮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楊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宗藏為喻優旨報納然修醮如故絡事中劉最復上章極諫且劾文耗帑金狀而帝從文言命最自覈侵耗數最言帑金屬內府雖計臣不得稽贏縮文乃欲假難行事逃已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為廣德州判官廷臣論救不納文憾不已族其黨為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獄詔國用謫極邊雜職最戍邵武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為監禮使顧鼎臣等充燕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

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之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質實**

邵武晉縣宗即縣為邵武

軍治元路明府今因之劉最字振廷崇仁人黃國用盧陵人夏言字公謹貴溪人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

**發明**

史稱嘉靖嗣統之初能革除弊政其冲齡英敏似可有為乃莅政未幾即惑於神仙之說寄心

方外日事禱祈甚至道號自稱端居攝養若天位無所事事者雖秦皇漢武亦不至是而推原其始不過一猥鄙之宦豎為之發端實則由君心僻好於長生而盡惑乃得夤緣而入所謂物先腐而後蟲生也若鼎臣以清華之選大雅著作雍容掄揚自可以結文章特達之知何遽承風希旨擬拾羽士游談以為供奉遂致詞臣踵以青詞為拜獻先資要津提徑作涌之咎可勝責哉

六月免嘉靖元年天下稅糧之半



以災傷也是年遼東河  
南幾復命發粟賑之

### 秋七月南畿大水

江淮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吏部侍郎何孟  
春奏卹災八事曰禁奢靡曰慎賞罰曰減百官俸薪  
卑隸曰革冗費曰廣聽納曰安撫江淮百姓曰鄰近  
州縣不許過糴曰免來歲被災州縣稅糧帝命文武  
官俸如故  
餘悉從之

### 刑部尚書林俊罷

帝即位以後者德宿望詔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尚俊  
年已七十引疾力辭不許即抵京師會暑月輟講舉  
祖宗勤學故事以諫數為帝言勤聖學辨異端節財  
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采中官葛

景等奸利事覺為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察訊俊言  
內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官府異體也乞下法司公  
訊以昭平明之治都督劉暉下獄俊常以交結朋黨  
律言與許泰同罪請斬以謝天下廖鵬廖鎰齊佐王  
獻論死屢詔緩刑俊乞亟行誅又劾谷大用占民田  
萬餘頃皆不聽中官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宗玉  
賄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  
撫司俊留不違力爭不納明日又奏帝怒責陳狀俊  
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訊鞠既  
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  
者文本先朝漏奸罪不容誅茲復干內降臣不忍朝  
廷百三十年紀綱為若輩壞亂至此也俊每以持正  
屢見格逆乞致仕詔加太子太保給驛歸及大禮議  
定得罪者或杖死俊聞之從病中上書言古者鞭朴  
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  
所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時廷杖率客厚棉底衣重氈

疊奏然且沈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  
衣致末年多狀死臣又見化治時惟叛逆妖言劫盜  
下詔獄始命打問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槩打問  
亦非故事自去歲舊臣斥逐殆盡朝署為空乞聖明  
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  
王守仁呂柟魯鐸輩宜列置左右臣衰病殆盡無復  
他望敢致古人遺表之意敬布  
犬馬之心帝但下所司而已

質實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

### 八月封張鶴齡為昌國公

時並封后父陳萬言為泰和伯吏部尚書喬宇言累  
朝太后戚屬無生封公者張巒亦歿後贈今奈何以  
父贈為子封萬言封伯視巒更驟非  
制願陛下守典章以垂萬世不聽

質實

陳萬言肅  
皇后父也

起家  
諸生

甲申三年春正月地震

兩畿河南山東  
陝西同時皆震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廷臣議

引濮議以定興  
王典禮化例固  
為失當然至尊  
以帝號稱為本  
生于嘉靖報本  
之志亦無嫌矣  
乃桂萼等承望  
風旨遂請改孝  
宗為皇伯考則  
悖謬實甚蓋父  
子之親不可絕  
而尊卑之分亦

孝宗興獻帝稱號已久尊崇議且寢萼在南京與  
張璁同官日夜私詆朝議而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員  
外郎方獻夫初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崇所生意  
與璁合疏具聞中朝競欲璁為邪說懼不皆上皆為  
萼所見萼揣帝雖弛從廷臣意終未憚遂上疏請改  
稱號并錄書獻夫二疏以聞畧言禮官失考典章納  
陛下于與為人後之非而減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  
且使興國太后墜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  
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璁等獻議論者指為干進逆箱  
人口致違禮者不敢駁議竊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

不可踰孝宗在  
位日久授受次  
序甚明獻王本  
藩服終身豈可  
令躡相傳正統  
致生僭僞之嫌  
況祖禰定于一  
尊前此皇叔母  
之稱張璉固言  
其應用君臣禮  
見而忍令孝宗  
獨蒙此號則入  
廟薦祿又將何  
以處之乎夢莘  
迎合希恩不顧  
系緒傷倫陷其

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  
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大內  
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  
廷臣所執不過宗濮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  
受神宗詔為之子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  
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  
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人  
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久  
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  
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帝得疏心動  
手詔下廷臣集議于是禮部尚書汪俊會廷臣七十  
有三人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  
宗親弟自宜考孝宗孰謂與為人後而減武宗之統  
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  
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孰謂入繼之主與為  
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所言蓋言恩意尤篤益當不

石為過舉實名  
敬中之罪人耳

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  
為人後也芻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  
實不出此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  
絕于私思故所繼主于大義所存存乎至情至于名  
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為今日發也議  
上留中而特旨召總芻及書于南京後不得已乃集  
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

**質實**

席書方獻夫以疏見  
明史本傳書疏畧曰

帝亦留之十餘日始報可

曰宋英宗入嗣在袞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  
晏駕之後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為興獻帝之子  
別立廟祀張璠霍韜之議未為非也然尊無二帝陛  
下于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既奉孝宗為宗廟可  
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此萬世不刊之典  
禮官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禮本人情陛下尊為天  
子慈聖設無尊稱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聞  
此情之不能已也為今日議宜定號曰皇考興獻帝

別立廟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論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與獻加之獻謚也豈宜加于今日哉獻夫疏畧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為不然據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為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為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為人後者也今與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子陛下于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而強稱之為

考宜名實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合于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王為親此非宗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為子也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宜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者為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宗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為子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宜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為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為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為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有無



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為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以為興獻帝不當稱帝此无不達于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為達孝豈有子為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為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廷復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非惟得先王制禮之義抑亦遵陛下純孝之心矣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

## 二月罷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

自帝即位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  
事事有所持諍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孰奏  
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等  
忌無人臣禮帝意遂內移會帝遣內官提督蘇杭織  
造工部及給事中御史皆以江左比歲不登請毋遣  
不聽趣內閣撰教廷和因極言蘇杭諸府早勞相繼  
淮揚徐邳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母子赴水而死  
更重以織造怨激他變教書必不敢草帝趣愈急戒  
毋瀆擾教物廷和力爭言臣等舉朝大臣言官言之  
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  
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為累朝舊例不知  
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化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  
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  
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今忽  
有此何以取信帝為謝不審俾飭所遣中官毋縱肆  
而已不能止也于是廷和累疏乞休及更議大禮不

合疏語露不平帝遂聽之去言官文章請留  
不報廷和既去乃議稱孝宗為皇伯考矣

###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帝諭建寧奉先殿側祀獻帝汪俊上疏爭曰陛下入  
奉太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  
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  
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  
得迎養壽安皇太后于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于  
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  
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  
但于正統無嫌乃為合禮帝嚴旨切責趣立廟益急  
俊曰立廟大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令  
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別殿蓋  
孝宗皇帝為孝穆皇太后祔葬初平神主無薦享之  
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為

本生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為宅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為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以為堯舜之資臣不敢導以哀世之事請于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薦享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不納仍命遵前旨再議俊再疏乞休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代之書未至今侍郎吳一鵬署部事一鵬持議如俊言并請下總纂等法司按治帝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于爾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冲歲黨同執違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可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遂趣成之名曰觀德殿而命一鵬偕京山侯崔元等迎主安陸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且安陸為獻帝歲封之疆神靈所戀伏乞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之廟其

觀德殿中宜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奏入  
實實德  
不納一鵬乃行及秋迎主至奉安于觀德殿  
殿在奉先殿西嘉靖六年三月移建于左改稱崇先殿

### 賑淮揚饑

時淮揚諸郡大饑父子相食道殣相望臭滿千里巡  
按御史朱衣勘其狀以聞乃命發帑截漕賑之是月  
河南亦以災  
實實  
告並命給賑  
朱衣武  
昌人

### 兩廣賊平

先是廣西工思州賊黃鏐糾尙兵作亂既就捕繫潯  
州獄鏐黨偽為軍門檄取以歸遂復叛攻劫州縣總  
督都御史張嶺討禽之而廣東賊蔡猛三等又起聚  
新寧恩平諸賊僭名號肆剽掠衆至數萬嶺合兵三

萬餘人分二哨進擊破巢二百禽斬一萬四千餘人俘賊屬五千九百餘人猛三等皆授首尋程鄉賊梁八人等與福建工杭賊相應都指揮李昇等會福建官軍夾擊俘斬五百餘人歸善李文積聚奸宄流劫鄉村官吏討捕久不克嶺遣參政質實上思州唐置徐度勦之俘斬千餘人境內悉平宋屬邕州遷隆寨元屬思明路明屬南寧府新寧明孝宗十一年始析新會縣置屬廣州府恩平唐縣宋廢明成化二年析陽江及新興新會三縣地復置屬肇慶府今皆因之張嶺字時俊蕭山人徐度江陰人

夏四月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皇母章聖皇太后

擇日祭告郊廟大赦天下時編修鄒守益疏言陛下推崇本生業已尊為帝后今復加稱皇考去其始封

之號直與正統無別不可以示後世又言厯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為正直也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帝得䟽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已而修撰呂稱亦言大禮未正御史段績陳相請正席書桂萼罪吏部員外郎薛蕙工為人後解鴻臚寺少卿胡侍言張質實鄒守益總等議禮之失俱下獄謫官奪俸有差

**質實**

鄒守益字謙之

安福人薛蕙字君采亳州人段績陽曲人陳相洛陽人胡侍寧夏人

五月罷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以石瑤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遂禮部尚書汪俊以怵冕而用席書代之且召張璁桂萼

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王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于武宗自當為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于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為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夫情既偏重于所生義必不專于所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璠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方廷臣議建廟之日天本暗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冕再疏請罷建廟之議且乞休復以天變為言帝益不悅遂令馳傳歸珏初為吏部尚書剛方謝請託時望大孚而楊廷和有所不悅遂改掌詹事典誥敕以奪其權帝知珏不附廷和欲引以贊質實大禮乃命珏代冕而珏據禮力争大失帝意

質實



石琚字邦彥  
萊城人

六月以張璪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

是年春萼疏既上廷臣方具議璪復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又具第二疏如璪指且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己私為不道使陛下終身為無父人逆倫悖義若此猶可使與斯議哉二人疏同上帝大喜立召赴京初議禮諸臣無力執執政者至萼遂斥為不道且欲不使與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既而獻帝已追尊本生皇考閻臣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徹先朝馬順故事覽之于廷萼懼不敢出璪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

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家勛大喜納為內助時給事中張紳等連劾璉等及方獻夫席書諸人章下所司紳等送刑部尚書趙鑑即列璉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俞旨使撲殺之帝廉知之特命璉等為學士獻夫為侍讀學士初責紳鑑學士豐熙修撰舒芬楊慎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璉等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璉等以議禮驟貴于是間罷實郭勛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旨抗論廟謨矣武定侯英六世孫張紳字習之潼川人豐熙字原學鄭人楊慎字用修建和子張衍慶及縣人

秋七月罷吏部尚書喬宇

帝即位初求治甚銳以宇為選部時有人倫鑒召長吏部復起林俊于刑部彭澤于兵部孫交于戶部皆海內重望四人者持正不阿遇事有不可輒諫帝初亦嘉納之然帝性剛好自用俊既以爭李陽鳳獄不

大禮議起諸臣  
不能酌理準情  
以致激成過舉  
及嘉靖欲去本

合去會御史文道補外疑出執政指遂誣訐楊廷和  
宇與澤劾道挾私澤欲斥道尤力于是言官交章攻  
澤澤不自安乞罷而交年已七十亦累疏請老兩人  
同月致仕獨宇在位所執漸不見聽復屢爭大禮積  
忤帝及是張璁桂芳並為學士宇言內降恩澤先朝  
幸施于佞倖小人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為清議所  
齒況學士最清華而佞倖等居之誰復質實孫交字  
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大同安  
陸人為入清慎恬慤素為典獻王所重嘗劄郎中陽  
春臺東偏地益其宅後中官言孫尚書侵地世宗曰  
此先皇所賜  
吾敢奪耶

詔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羣臣伏闕諫成學士豐熙  
等于邊杖貶外郎馬理等于廷

生稱號自當婉  
言正諫莫得挽  
回乃竟跪伏大  
呼撼門慟哭高  
成何景象雖事  
關君父綱常所  
係甚重然何至  
執起安危顧楊  
慎則以為伏節  
死義之日王元  
正張紳則以為  
萬世瞻仰之舉  
儼然以疾風勁  
草自居止圖博  
一己之名而于  
國事毫無裨益

帝召見羣臣于左順門示以手勅言章聖皇太后命  
去本生字羣臣駭愕而張璪桂芳復列上禮官欺罔  
十三事且斥為朋黨于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  
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尚書  
金獻民少卿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  
為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  
后葬禮姚夔辛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事也楊慎  
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  
元正給事中張紳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  
者摯之于是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戶部二  
十一人御史三十人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戶部三  
十六人禮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  
部十五人大理寺屬十一人跪伏在順門有大呼高  
皇帝孝宗皇帝者帝方齋居文華殿命中官諭之退  
不聽帝怒遣錦衣先執為首者豐熙張紳及御史余  
朝郎中余寬黃待頤陶滋相世芳大理寺正母德胤

且以桂萼訖斥  
執政被嫉尤深  
全是徇于私意  
縱使直聲昭著  
亦何足取明季  
積習相沿幾成  
銅疾真不可救  
藥矣

八人下獄楊慎等乃掖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  
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例者其親故以不  
預義舉為嫌多為代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  
獄孟春等待罪越數日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  
五品以下予杖編修王相等十有七人  
杖死自是衣冠喪氣聰等勢益張  
實 質 實 張聰列  
事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  
三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斥與為人後者四曰遺詔  
不言繼嗣五曰禮經本生父母六曰伯叔父名分有  
定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為父立皇考廟八曰朱子嘗  
言定陶事為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  
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詔聖懿旨十一曰  
皇上于大內壽安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  
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  
禮官欺妄罪不可追馬理字伯循三原人金獻民字  
舜舉綿州人王元正字舜卿藍屋人余翺定遠人余

寬浙江臨海人黃待顯莆田人陶滋絳州人相世芳  
安邑人母德純南元人王相字懋卿鄆人案明史何  
孟春傳九卿二十三人尚書金獻民秦金趙鑑趙璜  
俞琳侍郎何孟春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中張閏  
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璘通政張璜陳需少卿  
徐文華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禕  
寺丞袁宗儒翰林二十二人則掌詹事府侍郎賈詠  
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涑楊慎張  
衍慶編修王元正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  
三錫余承勲陸鉞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皋林時給  
事中二十一人則張卬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貴  
毛玉曹懷張嵩鄭一鵬王垣張廷羽黃重李錫趙漢  
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訥御史三十人  
則王時柯余鼎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顥祁杲杜民表  
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贊劉紳張錄郭希  
愈蕭一中張烱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

何鰲張曰韜藍田張鳴翰林有孚吏部十二人則郎  
中余寬黨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勳主  
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鷟司務洪伊戶部三  
十六人則郎中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  
明栗登堯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鄭漳顧可  
久妻志德主事徐高張庠高奎安璽王尚志朱藻黃  
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曰休李錄周  
詒戴元繆宗周邱其仁俎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檢  
校丁律禮部十二人則郎中余才汪必東張聰張懷  
貞外郎翁磐李文中張潔主事張鏗豐坊仵瑜丁汝  
夔臧應奎兵部二十人則郎中陶滋賀縉姚汝臯劉  
淑相萬潮貞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泰黃嘉  
賓李春芳盧襄華倫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碩陳賞  
司務李可登劉從學刑部二十七人則郎中相世芳  
張戢詹潮胡璉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鵬白職許路  
員外郎戴欽張儉劉士奇主事祁勅趙廷松熊宇何

鰲楊漁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  
錢鐸方一蘭工部十五人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  
汪登劉璣江珮負外郎金廷瑞范總龐淳主事伍餘  
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珙鄭騶大理寺十一人則寺  
正母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暉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  
瑞王光濟張戚王天民鄭重杜鸞廷臣受杖死者明  
時世宗本紀明實錄以為十六人何孟春傳以為十  
八人王思傳以為十七人蓋思與王相張原毛玉裴  
紹宗張曰韜胡瓊楊淮胡璉申良張潔安璽件瑜臧  
應奎余禎設承叙李可登也按明實錄不載張原故  
止十六人然考明史原傳云原再被杖創  
重卒則王思傳稱十七人者為得其寔

罷武英殿大學士毛紀

紀請宥伏闕諸臣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  
私紀乃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後



施行此誠內閣職事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適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榷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于答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于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覲顏朝寧問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元直允其去

#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初文錦以拒宸濠得重名既擢巡撫銳意整飭邊政大同北四望平行寇至無可禦乃議于城北九十里

外增築五堡參將賈鑑督役嚴卒已怨及堡成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衆憚行請募新丁僚吏咸以爲言文錦怒曰如此則令不行矣鎮親兵先往孰敢後親兵素游惰有室聞當發大恐文錦嚴趣之行鑑承風狀其隊長詣還卒自甘州五衛殺巡撫許銘朝廷處之輕頗無忌至是卒郭鑑柳忠等衆憤遂倡亂殺賈鑑裂其屍走屯塞外文錦恐與外寇連令副將陳時等招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郭鑑等大懼復聚衆爲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縱獄曰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府第亂卒欲燔王宮王懼出文錦郭鑑等殺之亦裂其屍遂焚鎮守總兵署出故總兵朱振于獄脅爲帥事聞帝命侍郎李昆往曲赦亂卒擢蔡天祐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天祐從數騎馳入城諭軍士獻首惡衆心稍定會尚書金獻民總兵官杭雁出師甘肅過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譟天祐懼急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

請特遣大臣總督宣大軍務以制其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偕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人以往瓚等未發而進士李枝齋餉銀至亂卒曰此承密詔盡殺大同人為軍犒也夜中火起圍枝館出牒示之乃解尋復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脅王奏乞赦王急攜二郡王走宣府巡撫御史王官言亂卒方器大帥兵壓境是趣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密圖乃命瓚駐兵宣府頃之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五十四人請止京軍勿遣帝責以阻撓令必獲首惡耶鑑等既而瓚次陽和勇天祐令十戶苗登擒斬鑑等十一人函首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耶疤子復糾徐種兒等夜殺勇家人又燬苗登家瓚言非盡殲不可帝乃切讓天祐召勇還京以故總兵朱振代之勅瓚仍駐宣府居無何天祐捕戮徐種兒等瓚等遂班師明年正月李昆等上章言疤子潛逃塞外必為後患帝將遣使勘會瓚還京言逃卒無足患帝乃罷勘官勿遣疤子復

潛入城夜焚振第明日天祐閉城大索獲庖子及其黨三十四人悉斬以徇盡有脅從衆乃大定質

實

五堡曰水口宣寧尺河柳溝穰溝地在今天同府北博野王景泰五年代隱王第三子成鏤始封傳

至其孫俊櫨孝宗十二年襲封二十八年薨無子除代王蓋懿王俊狀也孝宗十二年襲封嘉靖六年薨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胡瓚字伯珩永平人李枝扶溝人王官寧夏左屯衛人

發明

張文錦以邊政廢弛銳意整飭不可謂非是惟御之無素持之太急且以二千五百家之

鎮卒倉卒遠徙戍堡以致驕兵悍卒煽衆為亂耳然邊卒之敢于倡亂實由于甘州之變朝廷所以處五衛者太輕自非痛加懲創蔓實難圖乃事聞于朝仍以曲赦為弭亂之策無怪乎反側之徒益無所顧忌一再撫之而亂猶未定幾與唐代藩鎮之禍無異雖其後首惡就誅人心稍戢曾不數年

總兵官李瑾督役浚渠竟為役卒所殺而撫順廣寧縛指揮因辱巡撫者相繼而起姑息養奸之害  
一至  
此歟

以賈詠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即位詠為禮部侍郎奉命詣承天工獻皇帝尊號賜白金文綺尋改吏部掌詹事典誥敕及是晉禮部尚書入閣詠為人長者任政府無所建白充位而已

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

尊稱由是遂定大學士石琚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于心者心

所不安而不以言言忍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為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少動乎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顧聽細人之說干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悅戒勿復言

# 土爾番寇肅州命尚書金獻民都督抗雄往禦之

土爾番比歲通貢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已雅濟事至是莽肅爾忽以三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疇聞之即自甘州晝夜馳入城守禦而告警于朝帝命獻民總制軍務无總兵官率師西討北至蘭州九疇已擊破賊斬塔濟迪其分掠甘州者亦為總兵官姜奭所敗賊遁走獻民遂再上捷引還

杭雄字世成為綏德衛總旗遂為綏德人

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故相行邊自一清始一清自是凡三為總制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遼東賊作亂主事王冕死之

冕初為萬安知縣與王守仁平宸濠守仁封新建伯而冕未及叙坐他事落職既而錄前功擢兵部主事巡視山海關會遼東妖賊陸雄李真等作亂突入關侍史欲扶冕趨避冕不可曰吾奉命巡視且有親在急趨母所執兵以衛賊至母被傷冕奮前救之被執脅以刃大罵遂見害詔贈光祿少卿有司祠視

質王冕字服周洛陽人

乙酉 四年春三月仁壽宮災

昭聖太后宮也是年秋方命修建以歲災民困欲止其役大學士費宏等言昭聖太后久處別殿意或不安以漸修復庶足彰陛下之孝帝曰皇伯母孝奉不可缺小民亦當愛念未幾召採木侍郎王執還京工

竟質實

王軌江都人

夏五月復傳奉官

帝即位盡斥先朝傳奉官己太監邱福潘傑等死詔官其弟姪錦衣司禮太監張欽死以其家人李賢承廢兵部尚書金獻民先後執奏帝皆不聽然間有傳奉猶不至累數十人錦衣千戶王邦奇者初在武宗朝夤緣得官挾勢構害甚衆既以冒濫汰去至是與其黨李全等詭詞奏辨下兵部議獻民言王邦奇等



足不履行行陣而坐論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蹤跡顯秩  
陛下登極汰去者三百餘人人心稱快萬一倖端再  
啟則前詔皆虛將來奏擾有何紀極帝竟授王等試  
百戶獻民復奏曰令出惟行弗惟反今以小人奏辨  
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右私壞祖宗法竊為  
陛下惜之望仍斥王邦奇等以息人言卒不聽

## 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室廷臣惡之出為平涼主  
簿屢被上官撻笞求內改帝擢為光祿寺署丞于是  
復申前議請崇祀獻皇帝于太廟章下廷議席書率  
羣臣言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  
于三路三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號未為天子淵妄  
為說詞乞寢其奏敕令再議書等言將置主于武宗  
上則武宗君也以臣先君分不可僭置武宗下則獻  
皇叔也以叔後姪神終未安在廷諸臣于稱考稱伯

異同相半今祔廟之舉無一人以為可者時張璠亦言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祔廟禮之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為之入于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為書復密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為百世之室何不可却乃怯衆歸奸邪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于皇城內別立一廟前後寢如文華殿制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座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祔廟獨尊之體避兩廟一統之嫌詔可親定名曰世廟而世室之議乃寢

# 秋八月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  
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鏌討誅之

田州自洪武以來岑氏世為土知府孝宗時猛與思  
思岑濬攝兵濬攻陷田州猛遁走總督潘蕃討誅濬  
朝議田州思思俱改設流官降猛千戶徙福建正德  
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撫輯遺衆覲復祖職後  
從都御史陳金征江西流賊所至剽掠為民害尋以  
賊平論功進指揮同知非猛本意頗怨望又自恃兵  
力數侵奪鄰境上思州之役總督張嶺徵其兵不至  
以狀聞于是巡撫盛應期巡按謝汝儀議調官軍討  
猛詔報可會應期以他事去命鏐往代汝儀與鏐卻  
乃誣鏐之子沐納猛萬金力勸其父議撫且詭為沐  
家書獻之鏐惶恐遂剋期進勦鏐知猛婦翁歸順知  
州岑璋以女失愛憾猛因令都指揮沈希儀結璋為  
內應大發永順保靖兵以希儀及別將張經李璋張  
佑程鑒統之分道並入猛聞大兵至令其下毋交兵  
裂帛書寬狀自明乃反陳軍門乞憐察鏐不聽督戰  
益急耳與總兵官朱麟等連破其數砦猛子邦彥勁

兵守險璋佯以兵千助邦彥比官軍攻千人忽自潰大呼曰兵敗矣邦彥兵亦潰官軍大破之斬邦彥猛奔歸順璋誘而醢殺質實歸順元州明初廢為歸順之以其首獻田州平鎮安府嘉靖初改直隸州本朝初屬思恩府雍正七年改設流官仍屬鎮安府姚鏌字英之慈谿人子涑字維東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

# 冬十二月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先是帝命席書輯大禮集議書言近題請刊布多係建言于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璫芻獻夫韜所正取者不過五人禮科方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通政司經歷金述盛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棗陽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時建議若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

則馬時中巡檢房滔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  
其他罷職我聞之夫建言于璵等皆召用後者皆望  
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切不錄其錦衣百戶再能選  
昌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三年二三月未經採入今  
二臣奏乞附名應如其請帝從之及是書成進書太  
子太保以璵等為詹事獻夫韜為少詹事諸與議者  
皆進秩因詔大禮已定自今  
**質實** 楚王榮減楚昭王  
以後言陳奏者必罪不宥  
五世孫正德七年  
襲封東陽王祁鉅襄憲王第三子正統八年始封再  
傳為榮甫王祐棣孝宗十六年襲封黃宗明字誠甫  
鄭人黃綰字  
宗賢黃巖人

閏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丙戌五年春二月振京師饑

命發郡縣倉庾及太倉錢穀賑之是年八月賑湖廣  
饑十月賑南畿浙江災免稅糧物料山西四川被災  
稅糧亦  
並蠲免

三月定有司久任法

吏部尚書廖紀言過者守令遷轉太頻政多苟  
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質實

廖紀字時

陳東光人

夏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

楊一清立朝尚  
不失為正人乃  
當大禮議起竟  
寓書門人盛衰  
張璉其間而  
援引即一端已

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璉疏寓書門人喬宇  
曰張生此議聖人不能易也又勸帝書早赴召以定  
大議故璉等皆喜一清而帝為世子時厭王爺稱劉  
大夏季東陽及一清為楚之三傑心歲之既即位以

足陳其生平按諸大臣進退之道又豈當如此詭過耶

邊陲事重起一清為總制春未已也及書璵芻用事書第檢討春政由御史改用武宗寶錄成大學士費宏議出春為僉事書逆與宏有隙璵芻驛貴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璵芻大怒亦力排宏御史吉崇因請召還一清以清朋比帝以議禮故欲藉一清箱泉口遂命一清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既入見加少師仍兼太寶璵明史席書傳弟春由庶吉士太傅恩禮甚渥

寶璵

明史席書傳弟春由庶吉士授御史以兄為都御史

改翰林檢討  
吉崇丹陽人

###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于太廟世廟

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璵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及禮部侍郎劉寵爭之不得石琚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子孫

祭天子亦不輕入況后妃乎璵萼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下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質實

劉龍峯垣人

丁亥六年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韃靼自榆林入寇後歲犯邊然不敢大入前二年春其別部駐西海者以前騎寇甘肅總兵姜奭禦之斬其魁乃引去至是兩寇宣府參將王經開山先後戰死及秋又以數萬騎犯寧夏塞尚書王憲督總兵官鄭卿等賊之斬三百餘級明年復三犯邊時小王

質

實

王憲字維綱東平人



# 罷大學士費宏石瑄

張璁桂萼既與公有隙日毀宏于帝宏上書乞休言  
總芻挾私怨臣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  
皇寶錄則怨不為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為教習則  
又怨總芻疑內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  
稟聖裁非可專擅總芻日攘袂搯腕覬覦臣位臣安  
能與小人相訾齟祈賜骸骨不允及總居兵部宏祿  
用漸寧伯譚綸掌奮武營總逆劾宏劫制府部宏連  
疏乞休帝雖優詔慰留然終不以譴總芻總芻益恣  
日夜求逞私憾于是奸人承總芻指攝大臣錦衣百  
戶王邦奇遂上書言邊事初邦奇以遠詔裁革傳陞  
官割千戶怨楊廷和既復職為彭澤所抑則又怨澤  
乃言哈密失國土爾番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殺  
舍音和珊所致請誅此兩人庶哈密可復邊境無虞  
下兵部勘狀未報邦奇復言宏石瑄俱廷和奸黨嘗

夜過楊一清所欲為彌縫而廷和子兵部主事惇藏  
匿故牘令前後奏辭皆不得驗又澤弟冲與廷和胥  
修撰余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交闊請屬並當逮治  
奏入總芻欲藉此興大獄復內訌于帝帝信之斥廷  
和澤為民盡置惇等于理給事中楊言抗章曰故輔  
廷和有社稷之勲閣臣宏珰乃百察之表邦奇心懷  
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株  
連益多臣竊為國家大體惜也帝得疏怒言為大臣  
游說并收繫言覲鞠于午門備極五毒卒無撓詞既  
罷下五府九卿議鎮速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  
虛妄帝切責之然獄亦由是解而宏珰憤為奸人誣  
譏求去益力帝許宏馳驛歸樹珰素鯁直責其歸怨  
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襮被車一輛  
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珰者自珰及  
楊廷和蔣冕毛紀相繼以強諫罷政迄**質實**譚綸新  
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

**質實** 譚綸新  
寧伯忠

之曾孫嘉靖四年襲封余承勛青神人葉桂章名山人楊言字惟化鄞人顧仕隆鎮遠伯成五世孫孝宗十七年襲封

### 召謝還復入閣

費宏舉還自代楊一清見張璁日恣心弗善也不欲與之共事亦力舉還帝遣行人齎手敕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數促上道還不得已拜命

###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

健自劉瑾誅後復原官致仕聞武宗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存問比之司馬光文房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謚文靖健器局峻整學問深遠在閣時同列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

海內士皆抵掌談文侃若不開獨攷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以翟鑒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嘉靖欲相張璉已為徇于私意若翟鑒資望既淺素無表見更不足以塞衆望徒以中官延譽擢厠綸扉是豈進用大臣之道

帝意欲相張璉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璉不與會中官多譽鑒遂用之楊一清以鑒望輕請用羅欽順吳一鵬不聽

夏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辭不拜

况鑒為涓人所稱譽則其平日依附僉邪可知嘉靖方欲抑制宦官顧于命相大事惟若輩之

時張璉桂萼以議禮驥貴營私植黨屏逐正人欽順耻與同列屢召不起○欽順家居杜門潛心格物致知之學力排釋氏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于心無

言是聰又豈能  
防微杜漸者乎

見于性今人明心之說混于禪學不知  
有千里毫釐之謬因著因知記六卷

### 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姚鎮既誅岑猛平田州乃請改設流官留參議汪必  
東僉事申惠恭將張經以兵萬人鎮其地而以知府  
王熊兆署府事會必東惠皆移疾他駐惟經熊兆在  
府兵勢分防守稍懈于是猛黨盧燕王受等乃為偽  
印誑言猛不死且交趾兵二十萬以圖興復蠻民  
信之聚眾薄府城經出擊兵少不敢欲引還而城中  
陰為內應呼噪四出官軍腹背受攻力戰不支突圍  
渡江走賊逼其後爭舟溺死者甚眾賊沿江置關索  
伏藥弩夾岸並起官軍且戰且行失士卒三四百人  
賊遂入據府城燒倉粟以萬計巡按御史石金上其  
事劾鎮失策罔上並論前撫戚繼光應期生事召勞而給  
事中鄭自璧因請仍檄湖廣永順保靖兵并力勦賊

帝以四方兵數萬方歸休豈可復調命鏐再計機宜以聞時盧蘇雖據府叛猶聲言就撫遣人迎署府事王焦兆而其黨王受糾衆萬餘攻據思思城執知府指揮等官已而釋之亦投牒上官佯聽撫鏐以兵未集姑受之以緩其謀遣謀者檄諸土官勒兵自効且責失事守巡叅將等官立功自贖復疏調湖廣永順保靖及江西贛州福建汀州兵具會于南寧并力進勦帝以蠻亂日久鎮巡官受命大征未及殄絕輒奏捷散兵使餘孽復滋罪不容宥姑赦前過益圖新功乃起兵部尚書王守仁總督軍務同鏐討之鏐以守仁才足辦賊當專其事權自乞休去時蘇受既入思思封府庫以賊兵守之自率衆攻武緣守巡官率兵至思思思思千夫長韋貴徐伍遠壯士由間道入城為內應夜引官兵奪門殺賊二十餘人拔府印及庫藏因招撫城中未下者而蘇受方攻武緣甚急叅將張經堅壁拒守鎮守頭目許用與戰斬其渠帥一人

賊見援兵大集始遁去守仁至南寧道中見受等勢  
盛度亦未可猝滅上疏極陳用兵之非且言田州鄰  
交趾深山絕谷悉強獍並據必仍設土官可藉其兵  
力為屏蔽若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  
有悔章下兵部與守仁議不合令再定計尋守仁抵  
潯州與石金及藩臬諸將領會議皆云撫之便乃悉  
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  
求撫不得比聞守仁至並懼至是則大喜逆遣使乞  
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譏曰王公素多詐恐貽我  
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狀而釋之親入營撫其眾  
七萬因上言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  
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分設巡  
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  
**質實** 汪必東崇陽人申  
東于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惠吳汪人石金黃  
梅人鄭自璧字  
采東祥符人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言官職司風紀遇有奸貪不法原許隨事糾彈若令其彼此互相論劾非攻訐異已即袒徇同官分門植黨之風蓋自此而熾桂芳此奏不過藉圖報復嘉靖不察遂爾偏聽生奸致小人得借以中傷善類朝廷如此復何由使奸黨欲跡乎

時京察拾遺桂芳為御史所論乃上言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于拾遺後互相糾劾請舉行如制吏部侍郎孟春言憲宗無此詔芳被論圖報復不可信帝終用芳言趣連舉孟春以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帝獨點良材而特旨斥鄭自壁等數人自壁素敢言權倖側自或中以蜚語故被斥已而良材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為奸黨芳即奏復其官

**質實**

孟春澤州人儲良材馬平人

秋八月下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四十六人于獄賈詠罷

初寧縣人李福廷生妖賊王良李砥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為亂事覺進祿伏誅福廷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挾重寶往來徐溝



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大  
信幸其仇薛良訟于巡按御史馬錄錄問得實檄洛  
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為移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  
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覆如  
錄奏詔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  
問會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程軫常泰劉琦鄭自璧趙  
廷瑞沈漢秦祐張達陳臯謨御史程啟元盧瓊邵幽  
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番壯戚雄王獻許事  
杜鸞刑部郎中劉仕主事唐樞交章劾勛謂罪當連  
坐勛再自訴以議禮觸衆怒為言帝心動勛復乞張  
璉桂萼為援璉萼素惡廷臣攻已亦欲借是舒宿憤  
乃合謀騰蜚語曰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  
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愈  
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  
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  
止仍下廷鞫頭壽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命

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錄潮及前問官布政使  
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彥等時璋珏  
已遷都御史璋巡撫寧夏珏巡撫甘肅皆下獄廷訊  
乃反前獄祇良証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萼署  
刑部璵署都察院獻夫署大理寺覆讞之乃盡下尚  
書璵壽侍郎劉玉王晟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  
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昺  
寺丞王淵獄嚴刑推問遂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都  
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慰  
問書帝責詠詠引罪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萼等上  
言給事中琦泰郎中仕聲勢相倚挾勢彈事佐錄殺  
人給事中科一鵬祐漢輅評事驚御史鳴鳳壯雄秋  
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達御史世魁方辛寅就死  
得証勛謀逆黨附連名同聲嫁禍郎中司馬相妄引  
事例証上行私請大奮乾斷以弼國法帝納其言并  
下諸人獄先是走臣會訊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卿

余才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再鞠偵者告萼以聞亦  
逮問萼等遂肆撈掠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璵萼  
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勦搆成冤獄因列  
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戌極邊遇赦不宥者五  
人璵達綸弟前山西副使少卿文華謫戌邊衛者七  
人琦達泰瓊啟充仕及知州胡偉為民者十一人賢  
科一鵬祐漢輅世魁淳鳴鳳相鸞革職閒住者十七  
人頤壽玉茂瀚文莊沐必淵元錫才楷仲賢潤壯雄  
及前大理丞毛伯溫其池下巡按逮問者副使周宣  
等五人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必欲寘重辟獻  
夫曰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楊一清復  
力爭乃減死永戌烟瘴地緣及子孫遇赦不宥薛良  
赦死衆證皆戌張寅還職帝以璵萼等平反有功賜  
二品服俸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  
方璵萼等及福達之獄舉朝雖不直璵萼而以寅福  
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

蔡伯貫就擒自言學妖術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李午之孫其父曰大禮世習白蓮教惑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質實崞漢縣明屬代州今無異由是福達獄始明因之山丹衛元山丹

州明洪武中置衛屬陝西行都司今為山丹縣屬甘肅平府洛川姚春置明屬鄜州徐濟金置明屬太原府今皆因之太原衛明洪武中置屬山西都司馬錄字君卿信陽人江潮貴溪人王科字進卿涉縣人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程輅績溪人常泰徐溝人劉綺字廷珍洛陽人趙廷瑞直隸開州人沈漢字宗海吳江人秦祐臨清人張達字懋登餘姚人陳昇謨代州人邵幽東陽人高世魁閩縣人任淳寧邑人姚鳴鳳莆田人潘壯浙江山陰人戚雄金華人王獻咸陽人杜鸞字羽文陝西咸寧人劉仕中部人唐樞字惟中歸安人李璋景寧人李珏直隸開州人章綸嘉興人劉

王字咸栗萬安人王啟字景昭黃巖人聶賢字承之  
長壽人劉文莊華陰人張潤字汝霖臨汾人湯沐字  
新之江陰人顧必吳縣人汪淵上饒人張仲賢陽曲  
人閔楷任邨人張英三河人司馬相會稽人汪元錫  
字天啟婺源人余才內江人胡偉京山人毛伯溫字  
汝鴈吉水人周宣莆田人案是獄成凡前後所爭福  
達事者悉被株連惟鄭自璧趙廷瑞陳臯謨邵齒王  
獻唐樞六人不與王科等同罪蓋桂芳等指名劾言  
官十四人及郎中司馬相未及自璧等故不入爰書  
且考明史自璧及唐樞傳時自璧因科道共劾中旨  
降二級外調已謫江陰丞去而樞于上疏時即觸帝  
怒斥為民樞疏最得是獄要領畧曰李福達之獄陸  
下駭動再三誠古帝王歛恤盛心而諂臣負陛下欺  
蔽者肆其讒諂諛者徇其說固位者絨其口長威者  
變其詞訪緝者淆其真故陛下威滋甚而是非卒不  
能明于是哀矜而至于辟矣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

謀反罪重不宜輕加于所疑一也謂天下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珣初牒已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尋洛謚佐皆讐人六也臣謂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其意謂為繼而患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鉞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秘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于進祿等其原何自鉞伏誅于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可不則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刑最易辨識或取驗頭禿或證辨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姑認于社文柱是其姻識之矣實證于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反識之矣一言于高尚節王宗美是廊州主人識之矣再言于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于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人皆識之矣

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即  
福達即李午實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况福達蹤跡  
譎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街中非良狡猾亦不能發  
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許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原樸  
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李  
福達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  
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部無李伏谷李午名遂  
苟且定案輕縱元亮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  
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為素封必非一  
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谷乃  
于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為其名求其貫址何可得  
耶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况福達既有妖術則龍  
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  
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  
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郭勛從而信  
之亦事所有其為妖賊餘黨固意料所不能及勛自

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議賁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鞠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薛良讐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等讐也則高尙節石文舉非讐也曰魏奉劉永振讐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讐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其後定欽明天獄錄惡其辭辨晰刪之不載云

癸卯 李福達之獄衆證確鑿本無可疑郭勛以議罪而庇姦嘉靖亦未始不悉其故乃以議禮觸衆怒一言中其所忌遂改命璵萼獻夫署三法司覆獻則不待爰書之定而早知是獄之必顛倒而反覆矣璵萼革藉端報復鍛鍊株牽小人變亂黑白何所不至乃以君臨天下者緣議禮積憾臣



工借福達之獄而使璵萼得申其志雖奸人漏網  
衆正負冤皆所不恤然且賞平反之功頒欽明之  
錄必欲藉衆口而獨行其是易曰訟元吉王弼謂  
處得尊位用其中正以斷枉直故訟元吉也中正  
之不用訟  
何由吉哉

### 九月以桂萼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特自萼始甫踰月遷吏部賜  
銀章二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令密封言事與輔  
臣埒萼既得志日以報怨  
為事廷臣莫不畏其克威

### 下刑部郎中葉應聰等于獄

先是給事中陳沆素無賴家居與知縣宋元翰不相  
能令其子枉訴元翰謫戍元翰撫沆罪及惟薄事刊

布之名辨寃錄沈由是不齒于清議尚書喬宇出之  
為湖廣僉事沈恚甚見張璉桂芳輩議禮顯沈乃  
以舊官工疏言璉等議是宜急去本生之稱因試字  
及文選郎夏良勝銓法不平帝即還沈職謫良勝于  
外沈恃議禮合帝旨輒過劾大臣凡已所不悅者悉  
指為邪黨璉等大悅遂引以擊異已于是御史張曰  
韜戴金藍田特疏劾沈且封上元菊辨寃錄都御史  
王時中請罷沈聽勘沈奏羣奸恨臣抗議大禮特令  
撫按殺臣請這一錦衣往沈意錦衣可利誘也得旨  
遣應驄及錦衣千戶李經應驄與焚香誓天乃往會  
御史熊蕭涂相等雜治具上沈罪狀至百七十二條  
除敵前及暖昧者勿論當論十三條罪悉極宜斬妻  
離異子枉絞沈懼亡詣闕申訴帝持應驄奏不下尚  
書趙鑑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解一貫御史鄭本公  
等連章執奏帝不得已始命覆覈郎中黃綰力持應  
驄議席書芳為居間不能得邀應共奏謂沈議禮臣

為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為民大理卿湯沐及  
鑑一貫更爭之不聽未幾大禮書成并原沈妻子應  
驄尋遷吉安知府母喪歸至是璫等益用事而璫方  
掌刑部廷臣馬錄等以劾郭勛下獄沈謂柔此故案  
可反也上書許應驄等芻因訟沈寃逆逮應驄等于  
獄詞連四百人九卿及錦衣衛廷訊應驄對曰某所  
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沈惟諸公命刑部尚書胡世寧  
等心知沈罪重而懲前大獄不敢執會是日黃霧四  
塞獄弗竟次日又大風板木詔停刑乃當應驄按事  
不實律亦為民沈復冠帶猶憾應驄不已越數年又  
令人誣奏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餘人按驗無  
實帝特謫應驄戍遼東是獄始終八年凡攻沈及治  
沈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者百數人天質實  
葉應驄字  
肅卿鄞人  
下益惡璫芻輩恣橫羞言議禮臣矣  
陳沈潮陽人張曰韜字席珍莆田人戴金漢陽人蓋  
田即墨人熊蘭涂相皆南昌人解一貫字魯唯交城

人鄭本公甯州衛人黃綰息人按同時有兩黃綰一為黃巖人侍郎孔昭之孫歷官禮部尚書初附張璉論大禮晚背璉附夏言人以傾軋目之一即息人力持葉應璉議者是也正德中為刑部主事諫南巡受杖歷郎中出知紹興府有惠政被徵時士民哭震野爭致贖止取二錢至京下詔赦宥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張祐上蔡人

冬十月以張璉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璉自釋褐至入閣僅六年時楊一清為首輔翟鑒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璉嘗諭璉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璉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賜二章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因并及一清等璉初為

學士諸翰林耻之不與同列璫深恨之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璫請自講讀以下量材外補于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餘人并質實汪佃弋罷選庶吉士翰苑為空陽人

子戊七年春正月達前御史陳九疇于獄謫戍極邊削奪

### 前尚書金獻民彭澤職

初正德中土爾番謀取肅州達所親信者充貢使入關為內應九疇時為副使詞知之搃殺其使者和卓繳哲爾藏舍音和珊送京師番人知事洩厥兵去肅州得安帝即位楊廷和奏誅舍音和珊而用九疇為甘肅巡撫三年秋番人入寇九疇擊新塔濟迪音寇敗遁都指揮王輔言莽爾爾伊蘭俱死馭下九疇喜元克珍滅遂以聞尋二人上表求貢帝怪且疑獻民至蘭州寇已退再奏捷帝頗知其冒九疇功然皆未

發也及王邦奇臧楊廷和彭澤假哈濟事許兩人誤  
國帝遣給事中錦衣至邊勘狀未還報而獄解會番  
酋伊蘭復來求貢且騰蜚語謂九疇冤殺和卓繼哲  
爾等故犯邊報怨吏部尚書桂萼以前獄未竟不得  
赦廷和澤知帝方疑邊臣虛妄計可因九疇復與大  
獄乃脅禮兵二部同上議曰番人上書者四輩皆委  
咎前吏雖詞多矯飾亦事發有因宜嚴覈九疇等激  
變狀大學士楊一清以事既前決請無追論帝不聽  
下手詔數百言切責九疇而戒一清勿黨庇遂遣官  
逮九疇獻民及侍郎李昆以下坐累者四十餘人至  
是九疇逮至下獄萼必欲殺之并株連廷和澤刑部  
尚書胡世寧言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殺世  
寧乃上疏為九疇訟冤言番人變詐妄購誘諭以誣  
害戎謀臣夫其蓄謀內寇為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  
諸番約為內應非九疇先義奮膠使彼敗謀而退則  
肅州孤城豈能復保臣以為文臣有勇知兵忘身殉

國者無如九疇宜審人深忌而欲殺也惟聽部將妄報以莽爾爾等為已死則其罪有不免耳疏入帝意稍解乃減死戍極邊獻民澤等皆落職廷和得免

## 二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瓊前攻楊廷和故羣臣爭起排之今邊陲急人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憲總制三邊

## 三月大學士謝遷罷

遷之赴召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數月即求去帝待之愈厚天寒免朝叅除夕賜詩及以病在告則遣醫賜藥餌先祿致酒餼使者相望于道而遷乞歸益力乃允其致仕

夏四月甘露降告于郊廟

南贛巡撫汪鏞奏所部有甘露降為帝仁孝之感帝喜遂告郊廟是年春靈寶人言黃河清者五十里達太常往祭告御史周相疏諫帝震怒下之獄于是告祥瑞者踵至矣質實靈寶唐縣明之靈寶黃河自陝西華陰界潼關折而東流逕河南陝州閭鄉縣北又東逕靈寶縣北又東逕陝州城西北三里又東入河南府澠池縣界汪鏞字宣之婺源人周相鄆人

六月頒明倫大典于天下制前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璠請景為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謫謫志陛下之明斷既得請總復引疾求



退以要帝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舉朝攻臣至百十  
疏今以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奸側目故要畧方進  
讒誘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帝優詔慰留之  
及是書成名曰明倫大典帝自製序弁其首命璉為  
後序刊布天下叙功加璉少傳芻少保霍韜方獻夫  
等皆進官而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蔣冕毛  
紀毛登汪俊喬宇林俊皆奪  
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為民

## 雲南叛蠻平

初尋甸土知府安晟死兄弟爭襲遂改置流官土舍  
安銓失職因作亂巡撫傅習檄守巡官討之大敗尋  
甸嵩明皆陷知府馬性善棄城走銓勢方張而鳳朝  
文復起朝文者武定土舍也時武定土知府鳳詔母  
子坐事留雲南朝文詔其衆言詔已戮官軍將滅其  
部黨諸蠻信之悉從為亂殺同知以下官舉兵與銓

合漢中大擾朝議以歐陽重代習既又命伍文定為  
兵部尚書提督雲南四川貴州湖廣軍討之適芒部  
土酋普奴亦叛并以屬文定未至重督兵擊敗賊而  
遣詔母子遂放地蠻民相顧錯愕咸招詔降朝文計  
窮敗奔東川為追兵所及磔死銓衆猶盛適據尋甸  
故巢列砦數十官兵分哨夾攻之諸砦先後破乃併  
力攻拔其老巢銓竄入芒部為土舍祿慶所執賊平  
是役也生禽渠賊千餘人斬首二千九百餘級俘獲  
男婦千二百餘撫散蠻黨二萬有奇奪器械牛馬無  
算捷書既奏而文定至乃移師征普奴會有言芒部  
不當用兵者遂召還尋四川巡按御史戴金復上言  
叛酋稱亂之初勢尚可撫文定決意用兵一無顧惜  
飛芻輓糧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尚不肯已臣愚以  
為文定可罪也尚書方獻書李承勛因誡文定好大  
喜功傷財動衆乃令致仕文定忠義自許遇事敢為  
不與時俯仰芒部之役憤小醜數亂欲為國伸威為

議者旁撓以所寔

尋甸古滇國地獫狁蠻居之號仲  
剗溢源部後為烏蠻裔斯丁所奪

號斯丁部蒙氏為尋甸至段氏改仁德部元初置仁  
德萬戶府後改府明為尋甸軍民府今為尋甸州屬  
曲靖府武定唐羈縻宋州地後沒于蠻死初內附置  
武定路明洪武中為武定軍民府今改武定州直隸  
雲南省傳習進賢人歐陽重字子重廬陵人

# 秋七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獠

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獠復熾工連八寨下通仙臺  
花相諸峒盤亘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  
平田州遂兩江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  
自贖守仁乃留南寧罷遣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  
潛軍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循橫石紅而下攻克  
仙臺花相諸賊復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搗平八寨

于是藤峽復平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嘗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總芻薦芻故不善守仁以總強之後芻長吏部總入內閣積不相下芻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遷怒芻遂顯欲守仁征撫交失實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語強為惠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合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具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

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兩廣臣恐勞臣反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為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

質實

八寨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古鉢都者羅黑剎丁後又益龍哈唏咳為十寨今廣西思恩府上林

縣北有周安鎮明時為八寨之一帝仙臺花相諸峒在潯州平南縣北迴環相屬兩江謂左右江也牛腸六寺等寨在藤峽迤西橫石江亦曰橫水江在潯州武宣縣東南柳州右江上源諸水至此合流而東即大藤峽林富苗田人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

謚悼靈皇后

後改謚孝潔

十一月立妃張氏為皇后

初封順妃至質實

皇后張氏史不詳其地望毛奇齡彤史拾遺記后父緝錦衣衛指揮

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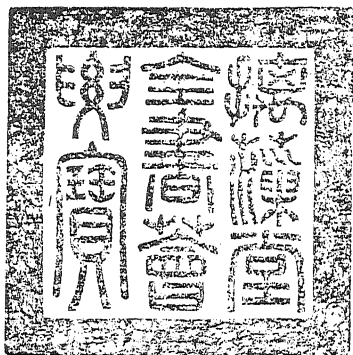
土爾番寇肅州王瓊請令入貢詔許之遂棄哈密

初陳九疇在甘肅力言土爾番不可撫宜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帝可之因拘繫其前後使者數十輩及九疇得罪瓊督三邊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議已定番酋伊蘭者本曲先人幼為番掠去長而黠健阿爾以妹妻之握兵用事久為西陲患是年夏以獲罪其主率所部二千人降邊臣處之內地莽爾爾怒遂引衛拉特犯肅州為遊擊彭濬所敗乃遁走復因赤斤使人持番文求貢願以哈密城易伊蘭詞多悖誤瓊希張璉桂萼等指必欲議撫因言番人且悔宜原情赦罪以罷兵息民章下部議時胡世寧改掌兵部上言

番前變詐多端方許之朝貢而寇騎已至河西幾危  
此開闕與通貢利害較然今瓊等既言寇薄我城堡  
俘我士卒聲言大舉以恐赫天朝而又言番方懼悔  
宜仍通貢何自相牴牾願無墮其術中弛我邊備斯  
可矣伊蘭本我屬番為彼掠去束身來歸事屬反正  
宜即撫而用之招彼攜貳益我藩籬至哈密三立三  
絕今其王已為番酋所困民盡流亡借使更立他族  
彼強則入寇弱則從番難保為不侵不叛之臣臣謂  
立之無益適令番酋挾為奸利耳乞賜瓊璽書令諾  
莽肅肅入寇狀如果事出衛拉特則縛其人以自贖  
否則竊其使臣發兵往討庶威信並行寇知斂戢更  
救瓊為國忠謀無扭于通番入貢當以足國固圉為  
長久計封疆幸甚帝深善其言命瓊熟計詳處瓊再  
疏申前請張璉等皆立瓊議遂從之而獨留伊蘭不  
遣自是王爾番通貢如故哈密城印及已雅濟存亡  
遂置不問莽肅爾桀傲愈甚朝廷不能罪然自伊蘭

既降其勢漸孤河西稍獲休息哈密後為沙布搭子  
穆爾瑪哈穆特所有服屬土爾番比歲一貢迄隆萬  
朝不絕然非忠  
**質實**  
曲先衛古西域漢西羌唐吐蕃  
順王苗裔矣  
元設曲先答林元帥府明洪武  
中置曲先衛地在今肅州西南○穆  
爾瑪哈穆特舊作未免馬黑木今改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吳拱極